臺大佛學研究．第四十三期
民 111 年 6 月，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
頁 1-86
DOI: 10.6727/TJBS.202206_(43).0001

雪峰慧空禪師「入世間」偈頌析論

黃啟江*

摘　要

本文探討雪峰慧空禪師（1096-1158）所作的「入世間」偈頌，將慧空在其《雪峰慧空禪師語錄》和《雪峰空和尚外集》的「入世間」偈頌分成四類析論，證明這些偈頌因書寫對象、物事、和主題之不同，其內容或涉及或不涉及佛禪，反詰偈頌必言佛、禪之說法。慧空禪師的「入世間」偈頌如此，其他許多禪師之「入世間」偈頌亦如此。

慧空禪師之《語錄》僅含四十餘首偈頌，數量不多。而其《外集》則含四百餘首，遠多於一般禪師「外集」所含的偈頌數量。兩書內的偈頌，有若干針對教外非出世間的士人、居士或庶民所寫的，是本文所稱的「入世間」偈頌。這些偈頌多以古、近體詩的形式書寫，大致來說，有表達出世間法者，亦有表達入世間法者，不宜說兩者不可分，亦不宜毫無分別的將其通則化。

本文首開宋代禪師「入世間」偈頌研究之先例，對目前以「言佛禪」來分別偈頌與古、近體詩之不同的流行說法提出質疑，並借探討慧空「入世間」偈頌內容之現實性，說明此類偈頌為禪師與教外人士建立交流網絡之特殊途徑，及此種文學形式在禪宗歷史、文化上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雪峰慧空禪師、外集、語錄、入世間偈頌、宋代

2022.08.05 收稿，2022.09.26 通過刊登。

* 美國霍巴特暨威廉史密斯學院亞洲系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引言

雪峰慧空（1096-1158），是處於南北宋之際的臨濟宗黃龍派禪師。他是福州人，出陳氏族。十四歲剃髮出家，出嶺偕妙喜大慧宗杲（1089-1163）同參圓悟克勤（1063-1135）於雲居山（今江西九江市永修縣西南）。[1] 後入泉州小溪雲門菴，並赴曹溪禮六祖，歸抵疎山（今江西撫州府金谿縣西北）參侍晦堂祖心禪師（1025-1100）之法嗣草堂善清（1057-1141）。在善清處服勤有年，日臻玄奧。隨後入閩，於紹興二十三年癸酉（1153）因安撫龍學侍郎張宗元（生卒年不詳）致禮敦請，開法福州雪峯。[2] 徇緣一載，退歸雪峰東菴。所以他的住錫地是在雪峰，傳承則為草堂善清法嗣，晦堂祖心法孫，黃龍慧南之曾法孫，也就是黃龍派之第四世。他有《雪峰空和尚外集》及《雪峰慧空禪師語錄》傳世，分別另稱《東山外集》和《東山和尚語錄》（以下分別簡稱《外集》和《語錄》）。[3] 前者除了卷首及卷尾的序跋之

---

1 按：圓悟克勤於建炎丁未歲（1127）十一月初六日，在鎮江浮玉山，受劄子召赴揚州行朝。至十七日，朝見登對，移刻奉勅住雲居，次日勅下。從此遂掌南康雲居山真如寺，後返成都昭覺寺。見宋・釋克勤，《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 6，CBETA, T47, no. 1997, p. 741, b14-16。

2 張宗元於紹興十九年己巳（1149）十月以龍圖閣學士、左中大夫知福州，二十三年癸酉（1153）四月移知洪州。見李之亮，《宋福建路郡守年表》（成都：巴蜀書社，2001 年）頁 21-22。按：稱「安撫」是因為張宗元他先任福建安撫使，而稱「龍學」，是因其為龍圖閣學士之簡稱，稱侍郎是因他曾任兵部侍郎。

3 黃啟江曾為文介紹其版本及內容之大概。見氏著，〈《雪峰空和尚外集》版本考論〉，《法鼓佛學學報》第 30 期（2022 年 6 月），頁 1-53。該文除考論現存八種日本五山時期不同時段刻印或覆刻之《雪峰空和尚外集》版本，將其分為分為「五山版①」、「五山版②」、「五山版③」……至「五山版」，並合「安土桃山版」、「江戶刊本」、「明治抄本」及「嵯峨本」等一併討論。除指出有《雪峰空和尚外集》及《東山外集》兩書名之異稱外，亦指出卷數有不分卷、一卷和二卷之差異。其他差異則在序、跋之篇數及組合，如有、無序文、或有一序、二序、三序和無跋文、一跋文或二跋文等等之組合。目前市面上可見之版本中，《五山版中國禪籍叢刊》原封面書名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投稿

外，[4] 內文是由以下五種不同的文類組成：（1）頌古，（2）偈頌，（3）法語，（4）真讚，（5）書簡。這些文類中，書簡一般只在禪師語錄偶而出現，其他四者都是構成禪師語錄的主要元素，自然也是慧空《語錄》的主體。它們之出現於《外集》中而不收錄於《語錄》內，若不是因《語錄》編者慧弼（生卒年不詳）之疏忽，即是因慧空親自刪削而流失。今觀《語錄》中，除含有「上堂語」、「秉炬」、「法語」、「拈古」之外，還有「頌古」、「真讚」、「偈語」（按：慧空視同「偈頌」）等多篇，均屬《外集》所收之文類，應該編入《語錄》內而未果。[5] 原

《東山外集》，為不分卷二冊，有內文和二跋文，但無序文。另外，《宋集珍本叢刊》和《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本，都是間接以《禪門逸書》根據台灣國家圖書館典藏本之影印本覆印而成。筆者比較《禪門逸書》之影印本與台灣國家圖書館之典藏本後，發現前者有漏印之頁，故《宋集珍本叢刊》和《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本亦當有遺漏。本文以下所引《外集》之偈頌，皆使用台灣國家圖書館之典藏本之原本，以免出錯。此版本有內文、二序文及二跋文。但跋文之行草字不易讀，而內文亦有刻印不清之處，故筆者亦參酌京都大學谷村文庫之典藏本，和京都禪文化研究所「福鳩文庫」典藏之明治四十三年（1910）石屏寫本之抄本（以下稱「明治抄本」），以與「國家圖書館典藏本」校讀。「京大本」有二卷一冊，除內文外，有二跋文，但無序文。「明治抄本」為一卷一冊，除內文外，有慧昇序一，但無跋文，是根據京都龍藏寺藏本抄成。

4 見上引黃啟江，〈《雪峰空和尚外集》版本考論〉。至於《雪峰空和尚外集》又稱《東山外集》，可見於南宋道融之《叢林盛事》，見宋・釋道融，《叢林盛事》，CBETA, X86, no. 1611, p. 702, a11-19。道融說：「空東山，福人。初見艸堂清，後見妙喜。喜見其姿氣超卓，意欲羅籠至。為頂相贊云：『慧空抓著吾痒處，吾嘗箚著他痛處，痛處痒，痒處痛，不與千聖同途，豈與衲僧共用……空善作語句，有《東山外集》行於世。」其所云《東山外集》即是《雪峰空和尚外集》。《雪峰空和尚語錄》跋文之作者三關老雪覺性也曾說：「余昔刊《東山外集》喜其機用橫放，欲刊內集，而未得善本。堂中首座，珍藏久之，亦有志于茲。因循閱紀，一月因話閒慨然募眾。繡梓流通。」所云《東山外集》亦即《雪峰空和尚外集》。蓋雪峰慧空亦以東山空公和空東山響譽於叢林中，見宋・釋曉瑩，《雲臥紀譚》，CBETA, X86, no. 1610, p. 684, a08；宋・釋道融，《叢林盛事》，p. 686, a07；宋・釋圓悟，《枯崖漫錄》，CBETA, X87, no. 1613, p. 030, b02。

5 宋・釋慧空，《雪峰慧空禪師語錄》，CBETA, X69, no. 134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論文範例

因正如《外集》序文之一的作者慧昇（生卒年不詳）所說：「慧昇嘗獲侍其（按：慧空）誨藥，臨寂之時，以其親刪《語錄》相受 [授]。尚有偈語、書、贊不入錄者」。[6] 這些「不入錄者」，就被編入《外集》了。

本文標題之「入世間」一詞，即是佛書所說之「世間」，是「出世間」之反義。凡出家為僧，皆是行「出世間」法，所謂「世間、出世間為二」，也就是「入世間」與「出世間」是兩分為二之意，蓋「世間，三界也。出世間，一切無漏有為道品法也。」[7] 故大慧宗杲說：「學世間法，全仗口議心思；學出世間法，用口議心思則遠矣。」[8] 也就是說，「入世間」法要仰賴「口議心思」，與「出世間」法有別。不過大慧宗杲也說：「古德云：『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世間法則佛法，佛法則世間法也』」[9] 又說：「近世有一種修行失方便者，往往認現行無明，為入世間。便將出世間法，彊差排作出世無餘之事，可不悲乎。」[10] 此種論調，似又主張入世間與出世間其實可以並行不悖，不用二分。換句話說，二者並不是那麼涇渭分明，絕對必須判為二途的。大慧宗杲所說的古德，應該是指六祖。因六祖曾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又說「正見名出世，邪見名世間；邪正盡打却，菩提性宛然。」[11] 可見六祖特別強調不能離世間言佛法，也就是「入世

6 見黃啟江，〈《雪峰空和尚外集》版本考論〉。按：同序文亦見於《語錄》中，疑是得自《外集》。

7 見後秦・釋僧肇，《注維摩詰經》，CBETA, T38, no. 1775, p. 397, b26-37c01。

8 宋・釋宗杲，《大慧普覺禪師語錄》，CBETA, T47, no. 1998a, p. 896, a15-16。

9 宋・釋宗杲，《大慧普覺禪師語錄》，p. 912, a28。

10 宋・釋宗杲，《大慧普覺禪師語錄》，p. 938, b02-04。

11 以上引文見宋・釋契嵩，《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間」與「出世間」的藩籬應該打破，使成所謂「諸法雖殊，莫不本乎一理。事理融通，法法無礙，是則世間出世間法，皆不外乎此」[12]的「不二」之途。

對僧人來說，既然「入世間」與「出世間」為「不二」之途，就難怪出世的僧人必須入世，時而涉入世俗或凡俗之人與事。雖然有不少禪師不願涉入世間太深，但「入世間」畢竟難以避免，甚至是必要之行。故雪峰慧空有偈頌一首略云：「佛子汝宜入世間，開示人人令自悟。」[13]事實上，僧人也確須「入世間」，才能達到「開示人人」，令其自悟的目標。慧空的這首「偈頌」，是他所寫的許多偈頌之一。他是位禪僧，寫偈頌就如文人賦詩一樣尋常。它是梵僧吟唱「伽陀」（*gātha*）或「偈佗」之延續，也是佛經中常見的唱頌詞，都是韻文似的詩歌，是所謂「三乘十二分」中十二分的第四分，也可稱「諷頌」。[14]有每句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以至多字不等的形式，通常以四句為一偈。但宋代禪師每以五言或七言的古體詩或近體詩形式寫作偈頌，雖與傳統文人所寫之「詩」類似，但不稱詩而稱「偈頌」，是因為它們自認為以傳達佛義或禪思為要旨，有「開示人人令其自悟」之目標，同時又有將世俗的愁情感傷、福禍、

0351, c09-12。

12 明．釋一如等，《大明三藏法數》，CBETA, P181, no. 1615, p. 409, b09-10。

13 宋．釋慧空〈送湖州覺化主〉，宋．釋慧空，《雪峰空和尚外集》（國家圖書館藏日本舊刊本），頁 9 上 -9 下。按：「明治抄本」作「化主」作「化士」，當為誤抄。又按：「化主」有多種，因不同功能而分。凡叢林淡薄無產，或遇荒年糧不足，當請米麥化主。或係大修殿宇，當請修造化主。此外更有菜化主、鹽化主、草鞋化主、香燭化主等等。參看清．釋儀潤，《百丈清規證義記》，CBETA, X63, no. 1244, p. 454, b03-10。

14 宋．釋善卿，《祖庭事苑》，CBETA, X64, no. 1261, p. 318, a13-16、p. 351, b11-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生死、煩惱之苦，依佛理將其昇華、超越，以無常緣法證悟解脫之道。雖然如此，觀宋代禪師所留下之偈頌，未必那麼侷限，不言佛理或「字面上與佛理無關係」的偈頌其實甚多，[15]「入世間」偈頌，就是其中較突出之一種。雪峰慧空的「入世間」偈頌，可以作為例證。

貳、《外集》與《語錄》所含之「偈頌」

慧空《外集》所收錄之遺作，以「偈頌」為最多，有四百餘首，為《語錄》所含近四十首之「偈頌」之十倍，是構成《外集》的最重要部分。而這些偈頌寫作之對象，多半是禪僧，是與「出世間」的教內禪僧相交流問詢之作品。不過，亦有不少涉及教外俗家士人、居士和庶民之人和事的「入世間」作品，含有不少足供觀察慧空個人生活和他與教外人士交往之資訊，值得深入探賾考釋。相對地說，《語錄》的「入世間」偈頌雖少，但亦有助於宋代禪宗歷史和文化之研究。本文之目的即是將這些「入世間」的偈頌，依「唱和」、「送別」、「贈謝」和「題跋」等幾種主題分類詳論。

慧空《外集》和《語錄》所含之「偈頌」，有不少符合古體詩或近體詩格律之作品，表現了相當程度的文學造詣。然不稱之為詩而稱為偈頌，應該是禪人自覺其作品不能屈居士大夫詩作下之故，雖然五代時的法眼文益（885-958）曾說：「宗門歌頌，格式多般，或短或長，或今或古。假聲色而顯用，或托事

[15] 朱剛、陳珏，《宋代禪僧詩輯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前言〉略謂：「禪僧們寫作的詩歌，甚至是字面上與佛理無關係的那些詩歌，倒與其真實體驗或精神境界有更為確實之關係。」所云「真實體驗」或「精神境界」及「有更為確實之關係」等語，意思模糊，值得商榷，但「字面上與佛理無關係的那些詩歌」是本文關注的禪師偈頌之一種。

臺灣大學圖書館

以伸機，或順理以談真，或逆事而矯俗。雖則趣向有異，其奈發興有殊。總揚一大事之因緣，共讚諸佛之三昧；激昂後學，諷刺先賢，皆主意在文，焉可妄述？稍覩諸方宗匠、參學上流，以歌頌為等閑，將製作為末事。任情直吐，多類於野談；率意便成，絕肖於俗語。自謂不拘麤獷，匪擇穢孱。擬他出俗之辭，標歸第一之義。識者覽之嗤笑，愚者信之流傳。使名理而寖消，累教門之愈薄。」[16] 法眼文益對「宗門歌頌」之看法大致有三要點：其一，格式有長短、古今之別；其二，雖然內容旨趣有異，但皆有闡揚教理，化民成俗之意涵；其三，有宣揚佛教「大事因緣」並讚諸佛行解三昧旨意，與開悟後學之目標，不能妄作。有鑑於此，他同時對胡亂作偈頌之禪人，嚴加批判，認為當時作者多態度散漫不正，率爾操觚，趨向末俗，流於野談，為識者所笑，使佛教名理不彰，有害教門。他對於「宗門歌頌」之看法，應代表禪門正宗及有道禪師之見，但禪僧如《祖庭事苑》的作者睦庵善卿（生卒年不詳）則對偈頌與「世間詩章」做了些對比，而說：「今時輩往往謂頌不尚綺靡，率爾可成；殊不知難於世間詩章遠甚。故齊己龍牙序云：『其體雖詩，其旨非詩』者，則知世間之雅頌與釋氏伽陀固相萬矣。」[17] 也就是說，善卿同意齊己（863-937）之說法，認為偈頌之體雖與詩同，但其旨意互異，故寫作遠難於世俗之詩。此種見解，一方面反對偈頌「率爾可成」的流俗意見，另一方面強調偈頌之難於「世間詩章」，實有貶低世間詩作而加重禪人偈頌身價之嫌，純為禪僧主觀之認定。其實偈頌

[16] 唐．釋文益，《宗門十規論》，CBETA, X63, no. 1226, p. 38, b19-38c03。

[17] 宋．釋善卿，《祖庭事苑》，p. 404, c05-10。按：齊己為《龍牙和尚偈頌》所作之序云：「咸通初，有新豐、白崖二大師，所作多流散於禪林。雖體同於詩，厥旨非詩也，迷者見之而為撫掌乎。」所云「新豐」，指洞山良价，「白崖」則指香嚴智閑，見宋．釋子昇、釋如祐編，《禪門諸祖師偈頌》，CBETA, X66, no. 1298, p. 726, c06-10。

臺灣大學哲學期刊資料庫

之難，在於須「爛熳有文」、在能「稽古」、在有「天資」之表現，與世俗之詩難度相似，都不能苟作。故法眼文益亦說：「不見華嚴萬偈，祖頌千篇，俱爛熳而有文，悉精純而靡雜；豈同猥俗兼糅戲諧？在後世以作經，在群口而為實，亦須稽古，乃要合宜。苟或乏於天資，當自甘於木訥。胡必強攀英俊，希慕賢明。呈醜拙以亂風，織弊訛而貽戚，無惑妄誕，以滋後羞。」[18] 也就是說，偈頌的文辭應精純而不可靡雜散亂，如俚俗戲謔之詞，且要透過稽古紮基的力道來發揮啟發後世之作用。對文益來說，這都不是缺乏天資之人所能，而既然不能，便無必要勉強為之，而自暴其醜，鑄成弊病，自貽伊戚。

比較法眼文益與睦庵善卿對偈頌之看法，可知宋僧作偈頌者甚多，但多率爾為之，無堅實之稽古思辨為基礎，故不以為偈頌為難作。慧空是否認為偈頌遠難於世俗詩作，故未將其作品標為詩，而以偈頌稱之，吾人無法查究。但他寫「偈頌」的態度是相當認真的，其作品的文學藝術價值也勝過許多禪師之偈頌。這可從他慣以「絕句」或「律詩」之形式作偈頌的傾向看出。若說禪師中有工近體詩作者，慧空或可當之無愧。但若言大多數禪師都擅長於近體詩，而能依其格律撰寫偈頌，恐是以偏概全的印象式看法。[19]

大致而言，慧空所作之偈頌，頗能表現他對文字葛藤及遶路說禪之看法，認為二者無阻障禪悟之必然性。[20] 此外，他的偈頌

---

18 唐．釋文益，《宗門十規論》，p. 38, c03-08。

19 關於偈頌之由來及禪師認為偈頌較古、近體詩難作而優勝，見 Jason Prostate, *The Poetry Demon: Song Dynasty Monks on Verse and the Way*（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21）, 33-117.

20 《禪林象器箋》引《碧巖錄》云：「大凡頌古，只是繞路說禪。」日本．釋道忠，《禪林象器箋》（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 年），卷 21，頁 610

臺灣大學圖書館

表現了江西詩派的詩歌特色，故江西詩派詩人茶山居士曾幾（吉甫，1084-1166）看了之後，大為歎賞，讚道：「江西句法空公得，一向逃禪挽不回。深密伽陀妙天下，無人知道派中來。」[21]既然得法於江西詩派，則講究鍊字、鍛句，既偏重形式，又講究意境，有追求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之目標。這都不是一蹴可幾之事，非深入唐宋詩學，無法臻此。所以若說慧空的偈頌較許多禪師之偈頌更富技巧、更具妙思、更有詩意，應該不算誇大之說法。以下所討論《外集》與《語錄》所含之「入世間」偈頌，一可證明其偈頌的高度文學水準，復可證明其偈頌之中亦有「不涉佛禪」之內涵。當然，所謂「不涉佛禪」，並非表示慧空完全無意於融佛禪之教化於其「入世間」偈頌中，也不表示他的「入世間」偈頌不如涉及佛禪之偈頌。畢竟，他寫作的對象還是以禪僧為主，但在寫給士人或居士時，他並非總有隨機說佛禪，而勸人習法之意圖。所以就禪師之寫詩或偈頌而言，筆者還是要將「出世間」與「入世間」之詩分為二途。

參、《外集》所含「入世間」偈頌之析論

如上所說，慧空《外集》所含之「偈頌」不僅佔全書篇幅最多，而且內容非常廣泛，涵蓋古德之示眾語及與同時代來往僧、俗之酬和、贈答之作。其中有不少唱和、送別、贈謝及題跋之作，多貌似近體詩之絕句或律詩，與文士詩集所含之近體詩相類，雖或有平仄不叶和出韻失對之處，但約略可見慧空對作傳統詩之偏好。雖然其偈頌書寫之對象以禪僧為主，但亦有不少涉及文士、居士塵緣與俗事之篇什，無教理之宣揚，是「入世間」偈

上。

[21] 曾幾之讚語，見宋．釋曉瑩，《羅湖野錄》，CBETA, X83, no. 1577, p. 388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頌，正是本文聚焦之處，容分類析論如下：

一、唱和類

唱和類的偈頌，對象有僧有俗，有士人也有居士。雖然多半僧人之身分已經無可考，但教外士人及居士之身分則大略可查出。僧人方面大致有：直指、印無在、澹庵、雪堂仍舊、保壽靈空老、支提秀、鈍庵、東禪、壽山、訥庵、披秀、慈覺、秀峰、夢石、某大老等。除東禪嶽（蒙庵思岳）和鈍庵宗潁（乾元宗潁）等少數幾位之外，大都已不可考。士人居士方面，有徐侍郎、鄭漁仲、曾運使、趙超然、才仲、劉天啟、劉天常、彥正居士及其弟彥忱。其中幾位，頗知名於時，如徐侍郎為徐林（字稚山）、鄭漁仲為鄭樵（1104-1162）、曾運使為曾幾、趙超然為趙令衿（?-1158）、才仲是鄭鬲（1118 進士）。其他已不可考，而劉天啟與劉天常應是兄弟，但身分不明。

慧空與曾幾之之相交最為人所知，以他屢受曾幾之誇讚之故。曾幾有〈贈空上人〉五言長詩一首，應是他在踈山訪草堂善清時，結識慧空所寫。詩中有「四壁澹相對，安身一蒲團」、「時從禪那起，游戲于筆端」、「政使不學詩，已見詩一斑。況復用心苦，俗氛何由干。」描寫慧空用心於作詩之傾向。詩之後半更說：「今晨出數篇，秀色若可餐。清妍梅著雪，圓美珠走盤。乃知心鏡中，萬象紛往還。皆吾所現物，摹寫初不難。誰能效我輩，造語出險艱？請師賸汲古，淨洗蔬腸酸。坐令韓退之，收斂加巾冠。」[22] 對慧空的詩大讚不迭，推獎之至，甚至說連韓愈（768-824）見其偈頌之出色，都要斂衽拜服。他還有〈次雪

[22] 宋・曾幾，《茶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3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1，頁 6 下 -7 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峯空老韻二首〉，一云：「雪峯僧中龍，此道誰與共。蕭然兩伽陀，不舉似大眾。獨貽茶山老，以當蒲塞供。巖花與澗草，信手拈來用。」另一云：「獨烹茶山茶，未對雪峯雪，須知千里間，只共一明月。陳家參玄人，道眼應一瞥。為語管城君，相從熾然說。」[23] 這兩首都是古體詩，不難看出是次韻慧空以古體詩形式寫的偈頌，也可見其頗能表達他對慧空之欽佩與兩人間之交情。慧空的〈和曾運使〉偈頌六首，就是和曾幾「江西句法空公得」之七絕詩。該詩二、四句押灰韻之「回」跟「來」二字，慧空之六首也步其原韻，押同字，似有仿作七絕之意，雖未盡合律，但很明白地回應曾幾的「無人知道派中來」一句。其詞曰：

> 心法兩忘諸說到，文章百鍊古風回。方驚吸盡西江口，又出江西一派來。
>
> 而今派下皆龍象，冐著風顛老萬回。大士不知何所取，真成千里賺人來。
>
> 我夢玉山架茅竹，清溪瀲瀲路回回。丘山便是龐公宅，老倒扶笻日日來。
>
> 幻師拈起一枝草，無限春光應手回。認得春光與拈草，分明開眼被瞞來。
>
> 諸佛眾生同說法，一惟直截一迂回。江南春水天相似，白鳥有盟歸去來。
>
> 詩壇拜將思工部，我已佯狂類萬回。賴有江西老尊宿，揭天棒喝待方來。[24]

---

[23] 宋・曾幾，《茶山集》，卷 1，頁 5 下 -6 上。

[24] 宋・釋慧空，《雪峰空和尚外集》，頁 26 下 -27 上。按：此偈頌之「拜將」一語，在國家圖書館的典藏本不明，以京大圖書館藏本補入。又「迂迴」原誤作之「迂回」、「揭天」誤作「揭夫」。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亦襲其漏誤輸入。按：京都大學所藏《雪峰空和尚外集》封面右上有「東山語錄」字樣，書名為手寫《東山老人偈頌》，但扉頁書名為《雪峰空和尚外

臺灣大學哲學系圖書室

此六首偈頌，前後連成一氣，雖然以禪宗文字和掌故入頌，但大致在形容他與曾幾交往之因緣與超然物外，忘其形迹之心情。「心法兩忘」即是「心法雙忘」。永嘉玄覺禪師（665-721）《證道歌》所謂「一性如來體自同，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25] 慧空以此句和下句「文章百鍊」來形容曾幾。然後以「吸盡西江口」引出龐居士，說他是龐居士一流人物。蓋居士龐蘊（生卒年不詳）於江西參馬祖時曾問云：「不與萬法為侶是什麼人？」馬祖答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龐居士言下頓領玄要，乃留駐馬祖處，參承二載而去。[26]「吸盡西江口」即得自「一口吸盡西江水」之句，表示曾幾已領會禪宗玄旨，雖然身為江西詩派的「龍象」，卻願結交他這位瘋瘋顛顛的老萬回。[27]「老萬回」是萬回禪師，唐中宗朝「神僧」，中宗賜號賜號法雲公圓通大士；歷來有「萬回憨」之指稱。[28] 慧空雖自比於大士，但目的在說他有幸贏得曾幾來見教，故云「賺人來」。故在下一首把曾幾比作龐居

集》。頁碼與國家圖書館典藏本同。

25 唐・釋玄覺，《永嘉證道歌》，CBETA, T48, no. 2014, p. 396, b22-23。

26 宋・釋道原，《景德傳燈錄》，CBETA, T51, no. 2076, p. 263, b15-17。唐・釋道一，《馬祖道一禪師語錄》，CBETA, X69, no. 1321, p. 004, c13-14。唐・龐蘊，《龐居士語錄》，CBETA, X69, NO. 1336, p. 131, a19-22。

27 蘇軾有〈以玉帶施元長老元以衲裙相報次韵〉一詩，略云：「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差（一作真）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見宋・蘇軾著，清・馮應榴輯注，黃任軻、朱懷春校點，《蘇軾詩集合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卷 24，頁 1205-1207。此應是「老萬回」一語之首見。後來禪僧多用之，如懶菴道樞（1077-1176）有頌古云：「旻德一喝如雷響。興化一喝響如雷。錦袍玉帶真瀟灑，記得當年老萬回。」水庵師一（1107-1176）有頌古云：「一撦銀山鐵壁摧，大悲院裏趕村齋。善財拄杖如無用，乞與佯狂老萬回。」是繼其後用「老萬回」者。見宋・釋法應，《禪宗頌古聯珠》，CBETA, X65, no. 1295, p. 636, a12、p. 600, a14。

28 宋・釋志磐，《佛祖統紀》，CBETA, T49. no. 2035, p. 372, b17。宋・釋善卿，《祖庭事苑》, p. 379, b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士，蓋因龐居士先參石頭希遷（700-790）時，一日石頭問曰：「子自見老僧已來日用事作麼生？」對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復呈一偈云：「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材。」[29] 偈中的「丘山」，用來指曾幾所住的茶山，故於次首云「龐公宅」，而這位「龐公」老者卻扶著杖，日日來看他。此首之末句「老倒扶笻日日來」之「老倒」，用的是白居易〈晏坐閑吟〉一詩首兩句「昔為京洛聲華客，今作江湖老倒翁」的意象。[30]

「幻師拈起一枝草」一首的「幻師」，義同「幻士」（*māyā-kāra*），原是指作幻術之人。《楞伽經》有云：「如工幻師，依草木瓦石作種種幻，起一切眾生若干形色。」[31]《無量壽經》亦云：「譬如幻師現眾異像，為男為女，無所不變。」[32] 所以能「作種種幻」或「現眾異像」者皆是。宋僧楚安方（生卒年不詳）曾根據「善財採藥」的故事作一頌古云：「善財拈起一枝草，持來度與文殊老。殺活雖然在手中，徧界不藏光杲杲。」[33]「善財採藥」之故事見於《五燈會元》如下：「[文殊菩薩] 一日令善財採藥，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觀大地，無不是

[29] 宋．釋道原，《景德傳燈錄》，p. 263, b05-12。

[30] 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卷 15，頁 23 上。

[31] 劉宋．釋求那跋陀羅譯，《楞伽阿跋多羅寶經》，CBETA, T16, no. 0670, p. 486, a20-22。

[32] 魏．釋康僧鎧譯，《佛說無量壽經》，CBETA, T12, no. 0360, p. 266, a26-27。

[33] 宋．釋法應，《禪宗頌古聯珠》，p. 489, a16。按：金．釋志明，《禪苑蒙求瑤林》，CBETA, X87, no. 1614, p. 071, c20-21, 有「善財採藥」一條，略云：「文殊令善財採藥云：『是藥採將來。』善財拈起一枝草，度與文殊。文殊接得示眾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

臺灣大學哲學系

藥。却來白曰：『無有不是藥者。』殊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遂於地上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文殊接得，呈起示眾曰：『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34] 既然遍觀大地，無不是藥，那麼拈來藥草，即見春光。曾幾顯然已開眼而知春光與拈草之意，但還是被他瞞過而來相見了。如果這能解釋慧空之原意，則此首偈頌表達了慧空「入世間」偈頌之一貫諧趣。

「諸佛眾生」一首，講的是佛法有直截悟入與迂迴見道之不同。但江南之湛然春水與天相似，你曾幾莫忘了跟白鳥有歸去復來的盟約啊！所謂「白鳥盟」即「白鷗盟」。宋人喜以「白鷗盟」入詩，以言交誼。如黃庭堅（1045-1105）〈奉同子瞻韻寄定國〉一詩有「老驥心雖在，白鷗盟已寒」之句，[35] 而其〈登快閣〉詩有「萬里歸船弄長笛，此心吾與白鷗盟」之句。[36]「詩壇拜將」一詩，稱曾幾之詩有杜甫之風，而自己則似萬回一樣佯狂，豈能為詩？幸賴有像曾幾一樣比他年長十二歲的江西詩派老尊宿，能夠對他當頭棒喝，以待將來能夠學得其長技啊！縱觀此六首答曾幾偈頌之寓意，不難見慧空對曾幾之仰慕及兩人關係之密切；而所用之禪宗語言與掌故也就非其重心了。

---

34 宋・釋普濟，《五燈會元》，CBETA, X80, no. 1565, p. 065, b05-08。

35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容、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卷 7，頁 183。按：「白鷗盟」故事出《列子》，大略謂：「海上有人好鷗鳥者，旦而之海上，從鷗鳥游。鷗鳥至者百數。其父曰：『吾聞鷗從汝游，試取來，吾從玩之。』曰：『諾！』明旦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卷 31，頁 28 上，錄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其十八張（孫）廷尉綽雜述〉曰：「亹亹玄思清，胷中去機巧。物我俱忘懷，可以狎鷗鳥。」而李白〈鳴皐歌〉曰：「白鷗兮飛來，長與君兮相親」亦多用此意。

36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容、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卷 11，頁 8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慧空還有謝曾幾送石爐偈頌，見下節討論。他的唱和類偈頌還有〈和徐侍郎兼呈鄭漁仲〉一首，是與三任侍郎的徐林（生卒年不詳）唱和而作。徐林字稚山或穉山，自號硯山居士，也是曾幾之友。曾幾曾有〈寄信守徐穉山侍郎〉一詩云：「歸去來兮莫問津，有船即買繫江濱。自應一學陶元亮，不用更呼祁孔賓。已卜春前春後日，重尋水北水南人。使君為我新茅棟，數有書來意甚真。」[37] 謂「兼呈」鄭漁仲，可能是因為徐林「生平慕鄭樵」，[38] 兩人來往甚密之故。此偈頌也是以古體詩的形式為之，共用三韻，能言徐林為人所不知之一面：

> 徐卿天上石麒麟，天遣來清地下塵。一掃明珠三百斛，盡情乞與世間人。
>
> 夢裏分攜二十年，君忘名字我忘緣。蹇驢風帽溪頭見，疑是襄陽孟浩然。
>
> 忽憶曾乘蜑子船，煙波萬頃對安眠。向來親切渾拋卻，卻聽傍人名字傳。
>
> 慣穿八索九流手，參透男婚女嫁禪。驀地來尋僧印可，趙州當日見南泉。
>
> 歌辭信口端師子，干木隨身鄧隱峯。兩箇風顛爭幾許，一

[37] 宋．曾幾，《茶山集》，卷 5，頁 5 下 -6 上。按：徐林字稚山，宣和三年進士。紹興初上書言事，召對改官，累遷太府少卿，出為江西轉運副使。劾秦檜親黨，坐是以沮經界法，貶興化軍。十三年更化，復入為刑部、戶部侍郎，論國用太廣宜撙節之。隆興初為吏部侍郎。宋．范成大，《吳郡志》，《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8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27，頁 2 下 -3 上。

[38] 按：此說見於王德毅等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77），頁 1991，《中國歷代人名大辭典》依之，實根據早期商務印書館之《中國人名大辭典》而說。今按：黃仲昭，《（弘治）八閩通志》（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弘治二年（1489）刻本），卷 72，頁 10 上：「徐林為戶部侍郎，紹興間以遷客寓莆田，於鄭樵極所敬慕，每聞樵語，必手錄之。」

臺灣大學學術倫理與資訊

天霜月似相容。

眼看鴻鴈入冥冥，忽起尋山杖屨輕。不謂莆陽鄭夫子，一書猶解問空生。[39]

此偈頌很明顯地在贊揚徐林的文才。「天上石麒麟」原是南朝沙門寶誌（或寶志，418-514）讚許年幼的徐陵（507-583）之語。寶誌又稱誌公，徐陵家人攜徐陵以候之，寶誌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40] 慧空偈頌之首四句先用此語來寫徐林，並說上天派他來清除「地下塵」，卻能掃出明珠三百斛。這似乎是用黃庭堅的「想見東坡舊居士，揮毫百斛瀉明珠」之句，形容徐林寫的一手好詩，[41] 因此要盡情請求他送與世間人。次四句說他與徐林實為舊識，但分別了二十年，雖然名字與情緣都已相忘於江湖，但在溪頭見到他駕著駑劣羸弱的驢子，戴著避寒之風帽，竟似看見貌似「蹇驢風帽一癭仙」的襄陽孟浩然（689-740）了。[42] 慧空忽然想到他與徐林曾乘坐南方蜑家的「蜑子船」，[43]

---

39 宋・釋慧空，《雪峰空和尚外集》，頁 25b。

40 見唐・姚思廉，《陳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年），卷 26，〈徐陵傳〉，頁 325，「時寶誌上人者，世稱其有道，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之，寶誌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亦見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 62，〈徐陵傳〉，頁 1522。

41 黃庭堅〈雙井茶送子瞻〉，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容、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卷 6，頁 137。南宋紹興朝喻良能之〈參議李郎中惠示古律詩兩巨軸次韻首篇奉〉一詩，有「收拾明珠百餘斛，寒光入夜闔復開。我得公詩興嘆慨，千古長留詩卷在。」顯然用「明珠百餘斛」來形容詩作。見宋・喻良能，《香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3，頁 8 下 -9 上。

42 姜特立，〈奉送 [陸游] 出關二首〉之第一首前兩句：「君似襄陽孟浩然，蹇驢風帽一癭仙。」見宋・姜特立，《梅山續藁》，《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7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2，頁 11 上。

43 按：蜑人瀕海而居，世世以舟為宅。不事耕織，惟捕魚供食。見清・金鉷，《廣西通志》，《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65-56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92，頁 12b。又清・汪森，《粵西詩載、叢載》，《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6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臺灣大學學術出版中心

在煙波萬頃的海上相對安眠，當時兩人之間的「親切」如今都已忘卻，只聽聞旁人口傳徐林之名字，皆說他慣於翻閱儒道九流之書，也參透「男婚女嫁」之禪。[44] 如今忽然來尋他這和尚的印可，令他想起趙州從諗參南泉普願（748-834）的情景。[45] 他的詩像西余師子淨端禪師（1031-1104）所唱的「漁父歌」，[46] 和竿木隨身的鄧隱峯。[47] 慧空用第一人稱的口吻說：他與我兩個瘋顛爭來爭去不知有多少回了，但是仍像滿天的霜、月一樣，相容無間啊！現在眼看他已鴻飛冥冥了，[48] 我忽然想上山尋找他去，芒鞋扶杖，輕輕漫步。沒想到莆田的鄭樵先生，竟寄來一函問起他

年），卷 24，頁 12 上 - 下，「蜑人」條：「蜑，海上水居蠻也，以舟楫為家，採海物為生，且生食之。」又：「蜑人瀕海而居，以舟為宅，或編蓬水滸，謂之水欄。以捕魚為業，辨水色以知龍居，故又曰龍人。」按：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海南濱海都有蜑戶。徐林曾貶至興化軍，在閩南，與慧空同乘蜑子船，應非虛語。

44 按：此語其實是本龐居士語而言。《龐居士語錄》云居士參江西馬祖時，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馬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於言下頓領玄旨，遂呈偈，「有心空及第」之句。乃留駐，參承二載。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故「參透男婚女嫁」云云，其實是「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之意。見唐．龐蘊，《龐居士語錄》，p. 131, a19-21。

45 按：趙州為南泉法嗣，其參南泉事，見〈趙州真際禪師語錄并行狀〉卷上，宋．釋賾藏主，《古尊宿語錄》，CBETA, X68, no. 1315, p. 76, a10-15。又見唐．釋從諗，《趙州和尚語錄》，CBETA, J24, no. B137, p. 370, c02-04。

46 西余端師子及其喜歌「漁父詞」，見宋．釋惠洪，《禪林僧寶傳》，CBETA, X79, no. 1560, p. 530, a04-530c01。

47 按：「干木隨身」應作「竿木隨身」。鄧隱峯，見〈唐代州北臺山隱峯傳〉，宋．釋贊寧，《宋高僧傳》，CBETA, T50, no. 2061, p. 847, a02-20。鄧隱峯曾參馬祖道一，據傳離馬祖時，馬祖問「什麼去處？」，鄧云「石頭去！」。馬祖云：「石頭路滑」。鄧對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見宋．釋道原，《景德傳燈錄》，p. 246, b08-10。

48 西漢．揚雄，《揚子雲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63 冊（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1，頁 19 上：「治則見，亂則隱，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杜甫〈寄韓諫議〉一詩有「鴻飛冥冥日月白，青楓葉赤天雨霜」之句。見唐．杜甫，《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卷 17，頁 31 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論文

來，還想到問候我慧空呢！「空生」是雙關語，既是指佛陀十大弟子之一而以「恒樂安定、善解空義、志在空寂」著稱，號稱「解空第一」的須菩提，也指慧空自己，蓋其法名之字義正與須菩提相符。不管如何，雖然將佛教相關人物名字入頌，但整首偈頌的目的是與寫他與徐林「淡如水」的君子之交！

慧空有〈和趙超然〉偈頌二首，是和宋宗室趙令衿（?-1158）詩之作。趙令衿字表之，超然居士是其號。他是宋太祖五世孫。靖康初論事被謫，高宗召見，令衿奏乞留張浚、趙鼎，以言不合，罷歸，後襲封安定郡王。禪宗燈史說他初任南康時，政成事簡，多與禪衲遊，且於公堂間為摩詰丈室。圓悟克勤居甌阜時，他欣然就其鑪錘，悟不少假。趙固請之，聞圓悟語曰：「此事要得相應，直須是死一回始得」而默契之。[49] 除圓悟克勤外，他還與長靈守卓（1066-1124）、龍丘法師慧仁（生卒年不詳）、雪堂道行（1089-1151）、大慧宗杲、宏智正覺、瞎堂慧遠和鼓山僧洵（生卒年不詳）等禪師為方外交。[50] 其友人李彌遜（1085-1153）在〈跋趙超然《契聖錄》後〉說：「超然居士趙公，夙植善根，以諸佛心施於行事，固已不可思議，而欲攝諸有情，共進此道，乃作契聖前後二編，載其所見所為，普勸而詳說之。」[51] 可見趙令衿於佛教之熱衷，頗為人所知。他贈慧空的原

---

[49] 宋・釋正受，《嘉泰普燈錄》，CBETA, X79, no. 1559, p. 430, a24-p. 430, b10。

[50] 宋・釋道融，《叢林盛事》，CBETA, X86, no. 1611, p. 688, c15-17; p. 702, b19-23。宋・釋宗杲，《大慧普覺禪師語錄》，p. 817, c03。宋・淨善，《禪林寶訓》，CBETA, T48, no. 2022, p. 1132, a02。宋・釋慧遠，《瞎堂慧遠禪師語錄》，CBETA, X69, no.1360, p. 0592, a08-09。元・釋熙仲，《歷朝釋氏資鑑》，CBETA, X76, no. 1517, p. 294, b13-15。明・釋居頂，《續傳燈錄》，CBETA, T51, no. 2077, p. 660, c12。

[51] 宋・李彌遜，《筠溪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3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21，頁 23 下 -24 上。

臺灣大學圖書館資料庫

詩已不可考，我們只能從此二首〈和趙超然〉探知大概。其第一首云：

鈍根阿師初樂小，同一法中人怪笑。白雲堆裏強安身，掣電機前爭失照。

> 業風吹下到天亭，無著力處盡力爭。一朝力盡却自笑，放下蛇頭擺手行。
>
> 超然居士今龐老，此日相逢猶草草。不知舡子下揚州，更指梅花開恰好。
>
> 開恰好，慚愧東君解傾倒。一枝倒把贈公行，擬行把住道道道。[52]

此首偈頌先自述其入佛門之經歷，後答趙令衿對他的讚揚。他先說自己其實是個「頓根阿師」。而「初樂小」，應該就是《法華經玄贊》所說的「但諸眾生或有『有性』或有『無性』，或有『定性』或有『不定性』，或『初樂小』後方樂大，由是不盡皆能領受。」[53] 此處暗喻他「初樂小」，故後來「樂大」是因為用心在「白雲堆裏」安身立命之故，有回應五祖法演（?-1104）「白雲堆裏古家風，萬里霜天月色同。林下水邊人罕到，方知吾道樂無窮」[54] 之意。「掣電機前」一句，本汾陽善昭（947-1024）「三玄三要頌」的「鉤錐察辨呈巧妙，縱去奪來掣電機。」[55] 應該是說在臨濟宗的「霹靂聲中掣電機」的玄門前，[56] 他怎麼未被

---

[52] 宋・釋慧空，《雪峰空和尚外集》，頁 44 下 -45 上。揚州原誤作「楊州」。

[53] 唐・釋窺基，《妙法蓮華經玄贊》，CBETA, T34, no. 1723, p. 756, a15-16。

[54] 宋・釋法演，《法演禪師語錄》，CBETA, T47, no. 1995, p. 666, a24-25。

[55] 宋・善昭，《汾陽無德禪師語錄》，CBETA, T47, no. 1992, p. 628, b15。

[56] 野軒可遵（宋神宗元豐朝人）偈頌：「龍生龍子鬪全威，霹靂聲中掣電機。」宋・釋法應，《禪宗頌古聯珠》，p. 563, c20。

臺灣大學哲學系圖書室

啟發？「失照」應是「啟發、啟蒙」之意。「業風吹下」一句的「到天亭」，疑是惠洪詩中雲居山的「到天亭」，據說是雲居山的最高處。其詩云：「到天亭下開春曉，叢摺萬峰螺髻青。瘦策緣雲上峰頂，為誰粧點夕陽屏？」[57] 至於為何用「到天亭」，可能是趙令衿鎮江西南康軍之故。不管如何，此句以下數句，大概是說他既然未受到啟發，但「業風」吹到時，他還是在無可著力處力爭，待力盡之時只能自笑徒然。所以無奈放下蛇頭，聽其自然，擺手而行。「放下蛇頭」當是如白雲守端之偈頌〈送四面演長老〉首兩句「無摸索處病難除，放下蛇頭捋虎鬚」[58] 所傳達的「放下執念」之意。「超然居士今龐老」一句，很明顯地將趙令衿比作龐居士，但他與趙令衿當日也是草草相逢，[59] 未做盤桓，竟不知船已將下揚州了。正逢春天梅花開的好日子，身為主人的他真慚愧傾倒於好花之中，所以只能摘一枝梅花，倒持給臨行的趙公了。[60]

---

57 惠洪，〈清侍者自長沙歸雲居來辭且乞偈，余斂目想見清自遙田莊拄策而上，將及到天亭，回視諸峰，如關種所作廬山夕陽圖〉，宋・釋惠洪，《石門文字禪》（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3 年），卷 16，頁 24 下 -25 上。

58 宋・釋守端，《百雲守端禪師語錄》，CBETA, X69, no. 1352, p. 320, b20。

59 以「草草相逢」一詞入詩，在慧空之後有朱子的〈過高臺携信老詩集夜讀上封方丈次敬夫韻〉：「十年聞說信無言，草草相逢又黯然。借得新詩連夜讀，要從苦淡識清妍。」見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卷 5，頁 7 下。范成大〈周德萬攜孥赴龍舒法曹道過水陽相見留別女弟〉有「草草相逢小駐船，一杯和淚飲江天」之句。宋・范成大，《石湖居士詩集》，《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卷 5，頁 2 下。又，〈富順楊商卿使君彝與余相別于瀘之合江，渺然再會之期。後九年廼訪余吳門，則喜可知也。今復分袂，更增惘然，病中強書數語送之〉有「草草相逢復相送，直恐送迎皆夢中」之句。宋・范成大，《石湖居士詩集》，卷 23，頁 2 下。

60 按：「倒把」，「倒持」之意，下列所引詩句可以為證。五代歐陽炯（896-971）長短句〈春光好〉有「飲處交飛玉斝，游時倒把金鞭」之句。見清・沈辰垣，《御選歷代詩餘》，《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91-149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4，頁 20 上。唐・薛逢，〈俠少年〉一詩有「往來三市無人識，倒把金鞭上酒樓」之句。見宋・潘永因，《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網

「山僧當年活計小」一首，押同韻並重複第一首數句，亦先行自述，然後敘其與趙令衿道別之詞。其詞云：

> 山僧當年活計小，冷地不知人怪笑。白雲堆裏強安身，石火光中多失照。
>
> 業風吹下到天亭，無著力處盡力爭。千歲靈龜退靈殼，而今步步火中行。
>
> 超然居士今龐老，一笑相逢重撥草。全機透出上頭關，平展家風且安好。
>
> 且安好，走過市橋曾撻倒，回頭築著老丹霞，咄這冤家何不道。[61]

此偈頌之頭四句仍是自述入佛門之經過，大意謂：原來他只是作小事維持生計，而為人所笑，只好進入山間白雲籠罩的佛寺去尋安身立命之處。但在剎那發生的宗門石火光中，他並未受到啟發，以致雖然盡力奮爭，都是徒然無功。就如同千歲靈龜脫去靈殼一樣，如今在火中步步匍行，萬分危急。你趙令衿是當今的龐居士，我們一笑相逢，就像雪竇重顯禪師（980-1052）所說的「韶陽知，重撥草」，[62] 於明媚的春光中，撥草行走。如同全

首唐人絕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4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43，頁 17 下。慧空之〈松齋直指因喫粽，與兄弟論鐵酸錁、金剛圈、栗棘蓬話，作三偈見寄，合為一偈酬之〉有句云：「倒把春風二月花，滿勸松齋一杯酒。」見宋．釋慧空，《雪峰空和尚外集》，頁 5 下 -6 上。又北磵居簡禪師於湖州鐵觀音寺之「提綱」有「倒把一枝無孔笛。順風吹了逆風吹」之句，見宋．釋居簡，《北磵居簡禪師語錄》，CBETA, X69, no. 1365, p. 655, b20-p. 655, c02。

61 宋．釋慧空，《雪峰空和尚外集》，頁 45 上。

62 按：雪竇重顯有頌云：「象骨岩高人不到，到者須是弄蛇手。稜師備師不柰何，喪身失命有多少。韶陽知，重撥草，南北東西無處討。忽然突出拄杖頭，拋對雪峯大張口。……」此應是「重撥草」一語之來源。見宋．釋法應，《禪宗頌古聯珠》，p. 650, c06-0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

機大用、棒喝交馳，能透露出的最緊要之關捩子，把臨濟的家風平平實實、安安好好地展現出來，如此好好地走過市橋時，我竟踣跌於地。他回頭看著摔倒的我這個老丹霞，[63] 不禁叫道：「唉呀！你這傢伙為何什麼都不說呢！」

此頌以打趣之口吻，一邊以自貶自嘲，一邊揄揚趙令矜，顯示他與這位超然居士間的毫無町畦的友情。雖然有「龐居士」、「老丹霞」等涉禪人名，但意不在言禪法和其功用。

慧空有「和劉天啟」偈頌二首。其一為〈和劉天啟對牡丹歠茶〉，[64] 其二為〈和劉天啟拜留別〉。[65] 由於劉天啟之身分背景無可考，所以此偈頌之意義，難以評量。不過，依其內容看，劉天啟應是居福州的佛教居士，與《雪峰空和尚外集》內的劉天常應是兄弟。〈和劉天啟對牡丹歠茶〉原文如下：

> 優曇惟時迺現，餘芳得暖爭抽。誰冃不萌枝上，折來一洗春柔。
>
> 小智勞乎刻畫，鈍根溺在熏修。縱是根同體一，皆為蝶戲蜂游。

---

63 「築著」是跌跌撞撞之意。按：龐居士少悟塵勞，志求真諦。唐貞元初謁石頭和尚忘言會旨，復與丹霞天然禪師為友。慧空既比趙令衿為龐居士，故自比丹霞。又按：「冤家」是「所歡之暱稱」，常見於宋詩詞，也是禪師常用之語。如黃庭堅〈晝夜樂〉詞有句云：「其奈冤家無定據，約雲朝又還雨暮。」見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0 年），頁 717。又如臨濟義玄到達磨塔頭，塔主云：「長老先禮佛？先禮祖？」義玄云：「佛、祖俱不禮。」塔主云：「佛、祖與長老是什麼冤家？」義玄便拂袖而出。唐・釋義玄，《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CBETA, T47, no. 1985, p. 506, a07-09。

64 宋・釋慧空，《雪峰空和尚外集》，頁 52 下。按：「歠茶」即是「啜茶」。「國家圖書館藏本」有眉批云：「歠，昌悅切，大飲。又嘗悅切，屑韻，通作啜。」「明治抄本」改為「啜茶」。

65 宋・釋慧空，《雪峰空和尚外集》，頁 58 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所以南泉一指，頓開陸子雙眸。披秀因齋慶讚，東山助出茶甌。

不是雲居安樂，絕勝黃檗中洲。更看年年二月，扁舟逆上春流。

此偈頌的頭四句意思甚明。優曇花是靈瑞之花，三千年一現，象徵轉輪王出現世間，是佛教的聖花。此處藉優曇言牡丹，說它在天氣暖和時，其餘香四處流瀉，所以一般花卉都願萌枝其上，如今折來一枝，一洗春天的柔和之氣。次四句涉及「萬物根同一體」之典故，為其下兩句中「南泉」、「陸子」之伏筆，須予說明。慧空之意是那些欲攀上牡丹的花枝，如同聲聞之小德小智，須假人工刻畫；也像鈍根之人，不解禪旨，徒溺於薰修，故雖與牡丹同根一體，都只能為蝶蜂繞著嬉遊。「所以南泉」數句，涉及南泉普願（748-834）與唐代宣歙觀察使陸亘（763-834）之交遊。按僧史記陸亘為觀察使時，請在池陽南泉山的普願禪師入郡，向其伸弟子之禮。當時陸亘曾說：「弟子亦薄會佛法。」南泉答道：「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陸亘說：「寸絲不挂。」南泉曰：「猶是階下漢。」陸亘見人雙陸，拈起骰子云：「恁麼不恁麼，祇恁麼信彩，去時如何？」南泉拈起云：「臭骨頭花十八。」陸亘答曰：「肇法師甚奇怪，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66] 南泉指庭前牡丹花云：「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這即是「南泉一指」之意。[67] 故「頓開」一句是說陸亘因此而眼界大開。雖然僧史並未如此說，而《景德傳燈錄》更說陸亘聽了

[66] 按：慈雲遵式用「天地同根，萬物一體」來解僧肇的「懷六合於胸中，而靈鑒有餘；鏡萬有於方寸，而其神常虛」之句，略云：「懷六合」一句釋「天地同根」，「鏡萬有」一句，釋「萬物一體」。見宋．釋遵式，《注肇論疏》，CBETA, X54, no. 870, p. 211, a04-10。

[67] 宋．釋志磐，《佛祖統紀》，p. 385, a28-p. 385, b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後，「罔測」其意，[68] 但慧空寧信南泉開示之語使陸亘立即感悟。不管如何，這應是南泉一指頓開陸子雙眸之所本。其下一句，「因齋慶讚」是禪寺至齋時供養僧眾之儀式，[69] 大致在說慧空在披秀庵裏請劉天啟食齋飯，[70] 兩人一起慶讚牡丹花之盛開，他也供應茶椀，飲茶助興，並約劉天啟年年二月乘扁舟上山來雪峰會晤。此偈頌雖然使用禪語與禪宗掌故，目的在言兩人領略牡丹花香，食齋、啜茶慶讚其盛開之機緣及對友誼長存之寄望，無說教之用意。

〈和劉天啟拜留別〉有兩首，一為七言，一為五言，都以古體詩形式為之。觀其意旨，係和劉天啟離別詩而作。其第一首曰：

> 崇觀文章獨老蒼，後生猶及見堂堂。十年契闊形容改，一日相逢道韻長。
>
> 盡啟軒牕供遠目，莫嫌蔬筍飯家常。願陪劉遠焚香在，蓮社風流有耿光。[71]

---

68 宋・釋道原，《景德傳燈錄》，p. 258, c20。

69 「因齋慶讚」一語，屢見於禪籍。例如，曹山因僧問：「古人恁麼是奴兒婢子不？」曹山云：「是！」。僧云：「向上事請師道。」曹山咄云：「這奴兒婢子！」長慶稜云：「大似因齋慶讚。」大光因僧問：「長慶道因齋慶讚意旨如何？」光乃作舞。見元・釋道泰，《禪林類聚》，CBETA，X67, no. 1299, p. 106, a20-23。

70 按：「披秀」應指雪峰禪寺披秀庵或披秀堂。慧空在其語錄中有三處提到「披秀」。其一為剛上雪峰時小參語有云：「空上座當其雪峯命下之日，若有箇牙如劒樹，口似血盆底衲僧，把一條白棒，向丁山頂顛上立。却待雪峯專使一行人到來，一喝喝住，『你待向甚處去？八州管內，不是無長老，你隔山隔嶺過來，覓箇甚麼？』奪將疏帖，盡情拋向萬仞崖下，亂棒一時打回去，却歸披秀堂中。」其二為：「秦溪鵬道人，昔嘗見之披秀，今又訪余東山。」其三為〈送二僧之衡陽〉第二首之末兩句：「披秀菴前癩狗兒，要見衡陽只這是。」可見「披秀」是堂名或庵名。見宋・釋慧空，《雪峰慧空禪師語錄》，CBETA, X69, no. 1346, p. 242, a15-21。

71 宋・釋慧空，《雪峰空和尚外集》，頁 58 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偈頌大略是說：崇寧、大觀兩朝以來的文章人物只剩下您劉天啟一老宿了，而我這個後生還來得及見到您這位堂堂大老呢。雖然離別十年後您的容貌已改，但如今一旦再相逢，您的氣韻、情懷還是深長不變。我把窗戶都打開讓您能向遠處看，[72] 請莫要嫌我用蔬笋當家常便飯來招待您。我很願意陪您焚香紀念東晉的劉程之（生卒年不詳）和遠公等東林蓮社十八賢，[73] 使蓮社的遺風繼續照耀它的光輝！

劉天啟在慧空的寺院盤桓十日而辭去，慧空預料又要睽違多年，不無感慨，故第二首偈頌便說：「相從無十日，相別又經年。為問南來雁，群飛孰使然？」[74] 表示他不禁想問從南飛來的雁，是什麼原因讓牠們能羣飛而來呢？言下之意是南方的朋友，能如劉天啟一樣，如何讓他們來訪呢？

他的〈和劉天常見寄〉也相當程度地表達同樣的心理，希望未見面的友人能來其清靜無擾的山上，談禪論道，聊寄平生。其詞云：

> 足疾三年只杜門，孤懷如月耿朝昏。同風不昧古人意，此道當期老者論。
>
> 露地白牛純到角，雪山香草細和根。蘇州未解吾家事，夜對高僧無一言。[75]

---

[72] 郭祥正，〈凌敲臺〉詩首兩句云：「高臺築千尋，勝景供遠目。」宋．郭祥正，《青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16 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7，頁 1b。

[73] 「劉遠」當指代表東林蓮社十八賢的東晉劉遺民（按：即劉程之）和遠公（按：即慧遠，334-416）。

[74] 宋．釋慧空，《雪峰空和尚外集》，頁 58 下。

[75] 宋．釋慧空，《雪峰空和尚外集》，頁 56 下 -57 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偈頌以近體詩形式為之，是慧空之所長。其旨大略謂：我因為足疾，已經三年杜門不出，只住寺院內。但我的懷抱，仍像月亮一樣，每日朝昏都光輝照耀。您我二人異教而同風，都不忘古人求道之意，所以我也期待和您這位老者來談論我們臨濟宗門之道！我們東山純粹為「露地白牛」，是個無絲毫煩惱污染之清淨地，也是個香草根細之山上。請您莫像蘇州韋應物（737-791）一樣不解吾家禪門之事，竟然自謂「雖居世網常清淨，夜對高僧無一言」啊！[76] 整首偈頌是以近體詩之形式來寫，雖用禪宗語言，但主要是懷想老友劉天常，且期待他來雪峰清淨之地跟談禪論道。對他來說，劉天常顯然是位知法喜禪悅之樂、可以坐下來論道的長者，無須他教以禪理。而言及唐詩人韋應物之「未解吾家事」，應該不是對這位「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77] 而喜禪悅的詩人之批評，[78] 而是對他詩句「夜對高僧無一言」的疑惑吧。

以上諸士庶，無疑都是信佛居士，他們也願與慧空作方外交，慧空亦樂與他們為友。他們主動寄詩問安，慧空亦和之以偈頌，互相酬唱，排遣其「禪餘」之時光。其〈和彥正居士見寄并勉定兄及再和夢石〉也是此類酬和居士贈寄之作，共有三首，都

---

76 「蘇州」是唐詩人韋應物（737-792）。他有〈縣內閒居贈温公〉一詩，略云：「滿郭春風嵐已昏，鴉栖散吏掩重門。雖居世網常清淨，夜對高僧無一言。」見唐・韋應物，《韋刺史詩集》，《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卷 2，頁 6 下 -7 上。按《韋刺史詩集》又稱《韋江州集》。

77 見《韋刺史詩集》末之〈韋江州集附錄〉，唐・韋應物，《韋刺史詩集》，頁 1 上、4 下、9 上。

78 韋應物喜禪悅並與多位禪師交遊，此可以其贈寄禪師之詩為證。譬如，〈贈琮公〉一詩有句云：「山僧一相訪，吏案正盈前。出處似殊致，喧靜兩皆禪。」又如〈寄皎然上人〉一詩有句云：「吳興老釋子，野雪蓋精廬。詩名徒自振，道心長晏如。想茲棲禪夜，見月東峯初。鳴鐘驚岩壑，焚香滿空虛。」唐・韋應物，《韋刺史詩集》，頁 6 上、10 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近體詩形式為之，所贈之對象彥正居士雖身分不明，顯然也是位老者。依三首偈頌之內容看其時間，彥正居士很可能在偈頌書寫之時已住在雪峰三年。由於定兄、夢石之名屢出現於《雪峰外集》中，兩人應都是慧空的僧友。慧空兼寄二人，可見二人亦是彥正居士之友。茲分別試釋三首如下：

> 學道窮年無寸勳，忘機似可置鷗群。謾勞長者開青眼，送與高巖臥白雲。
>
> 機鈍莫酬摩詰問，鼻端終待郢人斤。歸來不寐思君語，落澗寒泉深夜聞。[79]

此首偈頌全遵近體詩格律，同樣引喻外學掌故，寓意甚明，可依作者觀點解說：我自學佛至今，毫無寸功，雖然明知應恬淡自適，不存機心，忘身物外，才能引來一羣鷗鳥之親近。但是還得勞您長者開青眼賜教，贈詩送至我所住的高山巖下，讓我能臥在白雲之間來賞閱。由於我天機愚鈍，所得甚淺，[80] 所以無法回答您這位摩詰居士的問題。最終您的問題還是有待於高明的禪師，像技巧高超的郢人一樣，能用斧斤砍削鼻端的白點一樣來機巧地解答。[81] 我歸來之後，一直在追想您所說的話而不能成寐，所以在深夜之中，仍聽到澗溪落水入寒泉的聲音呢！

---

[79] 此首及以下二首皆見宋．釋慧空，《雪峰空和尚外集》，頁 68 下 -69 上。

[80] 按：「天機利者得其深，天機鈍者得其淺。」見宋．釋契嵩，《六祖大師法寶壇經》，p. 346, b27-28。

[81] 按：「郢人斤」出先秦．莊子，《南華真經》，《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卷 8．〈徐無鬼〉，頁 30 上：「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唐．劉禹錫，〈翰林白二十二學士見寄詩一百篇因以答貺〉一詩有句云：「郢人斤斲無痕跡，仙人衣裳棄刀尺。」見唐．劉禹錫，《劉夢得文集外集》，《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卷 1，頁 2 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容中道絕功勳，野鶴昂藏不類羣。雙眼炯如潭底月，一身閑似嶺頭雲。

撮來大地如粟粒，放去龜毛重九斤。三載相依話疇昔，我初無說子無聞。

此首偈頌之首聯顯示彥正居士原是官員，中道從容棄官而終止其建立功勳之機會。慧空說他昂藏身軀如鶴立雞羣、超出同輩。頷聯說他的雙眼炯炯有光如潭底之月，而閒散之身似雪峰嶺上的白雲。頸聯第一句是改雪峰義存（822-908）的上堂示眾語而成。雪峰義存曾示眾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82] 所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義同「芥納須彌」或「納須彌於芥子」，[83] 是《華嚴經》十玄門的「一中解無量，無量中解一」的「一多相容」的觀點。[84] 頸聯第二句源自南岳山南臺勤禪師答其僧眾所問之語。原問答為：「[僧]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云：『一寸龜毛重九斤。』」[85] 此是典型的禪門對話，是「本來無一物」之意。龜毛本不存在，自不會有一寸，更不會有九斤。祖師西來本無意，東土自有佛之本意，不勞去追問祖師之意。所以慧空此聯是說彥正居士了解「一多相容」之義，就自然會放開祖師西來意之

---

[82] 五代・釋義存，《雪峰義存禪師語錄》，CBETA, X69, no. 1333, p. 082, c22。

[83] 「芥納須彌」，見唐・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CBETA, T36, no. 1736, p. 009, c11、p. 305, c5-6。「納須彌於芥子」，見裴休，〈《華嚴法界觀門》序〉，見於唐・釋宗密，《註華嚴法界觀門》，CBETA, T45, no. 1884, p. 683, c13-14。

[84] 見唐・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596, c15-16。

[85] 宋・李遵勗，《天聖廣燈錄》，CBETA, X78, no. 1553, p. 523, c15。按：「南台勤」或作「九峯勤」，如「僧問九峯勤和尚：『如何是西來意？』云：『一寸龜毛重九斤。』」宋・義青，《投子義青禪師語錄》，CBETA, X71, no. 1423, p. 747, c17。亦作「九峰勤」，皆是同一人，為五代雲門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網

問，[86] 而作無謂之尋思。尾聯說居士雖與他三載相依，閒話往昔之事，其實所言皆空。他既無說，居士也無所聞。暗示居士勿太計較他所說之道理。

> 貧家只有四立壁，分歲那追豪右群。方辨五言酬絕唱，又傳秀句入深雲。
> 應機殺活生譚笑，信手方圓斫斧斤。無以險崖多困我，須防官府有新聞。

此偈頌首聯首句連續五字都是仄聲字，不合近體詩格律，其餘則大致遵守律詩句法。寫作之時間似是除夕之後，故有「分歲」之語。首聯首句應是形容自己家徒四壁，甚為貧困。次句謂除夕守歲之歡聚，自不能與那些富有的權貴相比。頷聯首句說他正在習作五言詩欲與居士酬唱，卻又傳來居士優美的詩句進入其所居的深山雲裏。頸聯說不管應機接物或拄杖殺活之行事，皆可任運卷舒，談笑風生，[87] 還可隨手使用斧斤砍掉任何方圓之物。[88] 尾聯意

---

[86] 「放去」一詞，放下、拋棄之意。見劉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卷 3 之下，〈文學〉：「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頁 13 下。

[87] 慧空曾於上堂時說：「古者道：『欲得英俊，仍須四事俱備，方顯宗師蹊徑。一者、祖師巴鼻。二、具金剛眼睛。三、有師子爪牙。四、得衲僧殺活拄杖。』得此四事，縱橫變態，任運卷舒，高聳人天，壁立千仞。儻不諧此，守死而善道者。敗軍之兆。禪師法門宿將，佛日真子，而此四事，乃其家常茶飯，其柰雪峯山中禪和，或未之聞。」宋．釋慧空，《雪峰慧空禪師語錄》，p. 248, a8-12。按：所謂「古者」，應指浮山法遠。據云「渺潭 [善] 清禪師上堂，舉浮山遠和尚云：『欲得英俊麼。仍須四事俱備，方顯宗師蹊徑。何謂也？一者祖師巴鼻，二具金剛眼睛，三有獅子爪牙，四得衲僧殺活拄杖。得此四事，方可縱橫變態，任運卷舒。高聳人天，壁立千仞。儻不如是，守死善道者，敗軍之兆。』」又善清亦曰：「黃龍今日出世，時當末季佛法澆漓，不用祖師巴鼻，不用金剛眼睛，不用獅子爪牙，不用殺活拄杖，祇有一枝拂子以為蹊徑，亦能縱橫變態，任運卷舒；亦能高聳人天，壁立千仞。有時逢強即弱，有時遇貴即賤。」見明．釋戒顯，《列祖提綱錄》，CBETA，X64, no. 1260, p.059, a09-20。

[88] 按：「信手方圓」一詞之用，見黃庭堅，〈代書寄翠巖新禪師〉之句云：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思不明，似乎是說請居士勿以「險崖句」使他受困，[89] 而須預防官府對他們之唱和文字有何想法，似有開居士玩笑之意。雖然使用禪語，但是主旨在稱讚正信居士之詩才。

除正信居士外，慧空還有與鄭才仲居士唱和之偈頌。這位鄭才仲即上文所說之鄭㬎 。鄭㬎是福建寧德縣人，重和元年（1118）進士，「上舍釋褐，歷二部郎官、廣東漕知建州，終朝請大夫。」[90] 高宗紹興十四年（1144），遷廣東東路轉運判官，後於紹興二十二年（1152）知建州。[91] 其生平事蹟史無詳載，但其晚輩友人黃公度（1109-1156）曾作〈賀鄭漕三首〉，稱他「山川不改元風采，父老能言昔政猷」，似乎政績不錯。又說他「東京望重兩儒先，經術傳家幾百年」，可見家學淵源。[92] 其兄

「苦憶新老人，是我法梁棟。信手斫方圓，規矩一一中。」見宋・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年），頁 17 上。慧空既被視為得江西詩派句法，必知山谷贈死心悟新禪師（1043-1116）此詩。其後北磵居簡（1164-1246）在其〈跋朴翁詩〉繼慧空用其語云：「衡從恣橫，弗可加以準繩而不失準繩。信手方圓，毛髮無遺恨。」見宋・釋居簡，《北磵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8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頁 37 上 - 下。又曾在上堂說法時云：「若論此事，如兩陣對圓，旗皷相望。來如震霆，去如迅電。若一向繩之，以孫吳大似紲韓盧而責獲，跌宕繩墨，信手方圓，度外出奇，勝中闢劣。或遇明眼人，不滿一笑。」宋・釋居簡，《北磵居簡禪師語錄》，CBETA, X69, no. 1365, p. 665, a12-16。

89 此處之「險崖」似本江西溈仰「具險崖句，有陷虎機」之「宗風」言。

90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宋元珍稀地方志叢刊甲編》第 4 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 年），卷 27，頁 908。

91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25-32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172，5 上；清・金鉷，《福建通志》，《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27-53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33，頁 81 上。遷廣東運判時間，見李之亮，《宋代路分長官通考》（成都：巴蜀書舍，2003 年），頁 1089-1090。知建州時間，見李之亮，《宋福建路郡守年表》（成都：巴蜀書舍，2001 年），頁 60。

92 黃公度是莆田人，紹興八年（1138）進士第一，亦即狀元。唐莆田詩人黃滔（？ -911）之後，所引黃公度詩句，見黃公度，〈賀鄭漕三首〉，宋・黃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庫

鄭南，字明仲，崇寧三年（1104）釋褐第一人。「歷辟廱司業以直秘閣知泉州，移本路提刑、兩浙提刑，以朝散大夫、祕閣修撰致仕，九十七而終。」[93] 鄭俁之作品僅存〈支提禪寺〉一首，略云：「卓錫千峰裏，空門壯大觀。雨餘雙屐冷，風杪一燈寒。蝸篆團真偈，龍沙絕野干。婆娑參佛果，登眺已忘餐。」[94] 雖非贈慧空之詩，但約略可見鄭俁之樂禪悅。[95] 由慧空與他酬唱之偈頌標題看，則更可見其親禪師之意。慧空之標題〈才仲出示巨軸佳篇，復惠新詩。降嘆不已，又似欲置人於苦海中，惟恐墮其計而不免次韻奉呈〉，雖有自我揶揄之意，但是為了凸顯鄭俁詩文之佳，令他「降嘆不已」，慧空一面謙遜自嘲，略謂他若認真答其詩文，必陷於長期苦思冥想之中，恐墮其索和之計。即便如此，他還是要次韻其詩，實在是不甘雌伏之故。再看慧空的「次韻」，是以古體詩的方式為之，他引喻多種世典來贊美鄭俁，希望他能錐出囊中，致君行道。可見此偈頌之作應是在鄭俁出仕前。

> 先生詞源真洶湧，已如鳴鶴聞于天。隋珠却把暗投擲，但覺驚捧蛟槃圓。
>
> 終須負鼎干明主，况其致治如烹鮮。伊尹未聘獨耕野，先

公度，《知稼翁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3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下，頁 11 下 -12 上。

93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 27，頁 889。

94 見清．厲鶚，《宋詩紀事》，《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84-148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36，頁 15 下 -16 上，引《寧德縣志》。

95 按：支提禪寺，實支提山上之政和萬壽寺。支提山東有童峯雙峙，壁立無際。此應是鄭俁詩中的「千峰」之意。宋太宗雍熙二年（985），改名雍熙寺。政和五年（1115），更律為禪，次年，賜名萬壽寺。見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 37，頁 1559。其為禪寺，當無疑義，故鄭俁稱支提禪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網

生是以由居廛。

古人投筆真不淺，為有妙伎非難捐。風流顧愷雖可尚，要之無乃癡為緣。

願言自信龜手藥，無使小子譏便便。[96]

此偈頌之大意可解說如下：鄭才仲之詩，詞源「洶湧」，如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97] 而他卻把這珠玉般的佳作，暗中投擲給我，[98] 令我只驚覺地捧著有如美好的蛟盤一樣。[99] 像他這種人才，最終一定要像「負鼎」去干求明主的伊尹，[100] 輔佐人主治理天下，也必定能如烹小鮮一樣簡易。就像伊尹未為文王所聘用之前在田野耕種一樣，[101] 您也是居住於二畝半之地。[102] 古人投筆事戎

96 宋・釋慧空，《雪峰空和尚外集》，頁 53 上。按偈頌標題之「才仲」，「明治抄本」誤作「方仲」。又「明治抄本」漏錄「惟恐」二字。

97 「鳴鶴聞于天」一語，本「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見西漢・毛亨，《毛詩》，《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卷 11，〈沔水三章〉之第一，頁 4 上。

98 「隋珠却把暗投擲」一句，出先秦・莊子，《南華真經》，〈雜篇外物第二十六〉，頁 22 下：「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按：「隨珠」亦作「隋珠」。此是「明珠暗投」一語之來源。

99 「蛟槃」疑為「蛟盤」之誤。「蛟盤」當是上有蛟龍紋的盤子，在此比喻絕好之作品。

100 「干明主」，原似「于明主」，依「明治抄本」改。「負鼎干明主」一語，出西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卷 74，〈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頁 2345：「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又西漢・司馬遷，《史記》，卷 3，〈殷本紀〉，頁 94：「[伊尹] 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

101 「伊尹未聘獨耕野」一句，出東漢・趙岐，《孟子注疏》，《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9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9 下，〈萬章章句上〉頁 8 上：「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

102 「廛」是古代城市中平民居住之宅地，《說文解字・廣部》云：「廛，二畝半也，一家之居。」，見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78 年），頁 192 下。《孟子・滕文公上》：「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見出東漢・趙岐，《孟子注疏》，《文淵閣四庫全書》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

真不是小事，這是因為他們身負妙技而並不是難以棄捐其筆之故。[103] 雖然像顧愷之這麼風流多才的畫家，[104] 或可以自負，但是他的才能主要還是來自他「癡絕」的因緣。[105] 我念您自信有「不龜手」藥之絕技，[106] 切勿讓那些後生小子譏笑您腹便便只貯藏書史啊！[107]

慧空致鄭鬲之第二首偈頌為〈甘泉惠石銚鄭才仲以詩見賞次韻酬之〉，是以古體詩的作法「次韻」鄭才仲之詩。[108] 其題中的「甘泉」是誰已無可考，「石銚」是烹茶使用的陶器。[109] 整篇

第 19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5 下，頁 1 上。

[103] 「妙伎」，「明治抄本」作「妙技」。按「伎」古通「技」，作「技藝」解。

[104] 「顧愷」指東晉畫家顧愷之（約 344-405）。他字長康，以多才聞名於時。工詩賦、書法、繪畫。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為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見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卷 92，〈顧愷之本傳〉，頁 2405。

[105] 「要之無乃癡為緣」一句，應是本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 92，〈顧愷之本傳〉，頁 2406 云：「愷之在桓溫府，常云：『愷之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黃庭堅，〈次韻答原會寂照房呈稚川〉有句云：「吾儕癡絕處，不減顧長康。」正是本於此說。

[106] 「龜手藥」即「不龜手藥」，是能使手不龜裂之藥，出《莊子．內篇．逍遙遊》：「莊子曰：『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見先秦．莊子，《南華真經》，卷 1，頁 15 下 -16 上。

[107] 「便便」通常用指腹圍，如《王直方詩話》云：「顧子敦有顧屠之號，以其肥偉也。故東坡〈送子敦奉使河朔詩〉云：『我友顧子敦，軀膽多雄偉。便便十圍腹，不但貯書史。』」見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 年），卷 39，頁 265。慧空有可能引喻東坡之詩來說鄭才仲。

[108] 此首和下一首見宋．釋慧空，《雪峰空和尚外集》，頁 54 上。

[109] 宋．李光有〈飲茶歌〉一首，有句云：「起尋幽夢不可追，旋破小團敲碎玉。山東石銚海上來，活火新泉候魚目……」見宋．李光，《莊簡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2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2，頁 22 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網

偈頌似乎都在談茶，但卻隱喻自己之偈頌並不粗耙糙。所謂「不嫌菌蠢賦龍頭」一句，是暗以韓愈〈石鼎聯句詩〉之「龍頭縮菌蠢」之句，來指自己偈頌之可接受，意在言外，借物喻之：

> 老空煎茶器惟石，石有何好空乃惜。先生嗜好偶然同，我久眼中無此客。
>
> 呼童活火煮山泉，旋破小團分五白。不嫌菌蠢賦龍頭，便覺彌明猶在席。

此偈頌之大意，可以慧空之口吻略釋如下：我老空和尚只用石器煎茶，而石器的好處在哪兒，以致令我老空和尚如此珍惜呢？因為才仲先生您的嗜好跟我不期而然地相同，而且我已經好久沒您這樣的來客了。所以既然您屈駕來此，我便叫寺裏的童子用烈火來烹煮山上引來的泉水，[110] 立即把小團茶煮開，[111] 泛出五種白色乳花。[112] 若您不嫌我的偈頌像衡山道士軒轅彌明的「龍頭縮菌蠢」

---

110 「活火」指燒烈火。唐・趙璘，《因話錄》，《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3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2，頁 8 下：「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焰者也。」陸游，〈夏初湖村雜題〉第三首有句云：「寒泉自換菖蒲水，活火閒煎橄欖茶。自是閒人足閒趣，本無心學野僧家。」見宋・陸游，《劍南詩稿》，《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2-116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51，頁 5 下。

111 「小團」是宋代茶之精品。歐陽修〈龍茶錄後序〉：「茶為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宋・歐陽修，《文忠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02-110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65，頁 9 下。此茶來自福建建安，曾鞏曾說：「建安貢茶自蔡襄易以小團，而茶之絕特者始得獻之天子。」見宋・曾鞏，《元豐類藁》，《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9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35，頁 2 下。又此句及下句，似陸游〈食野味包子戲作〉一詩之「放箸摩便腹，呼童破小團」兩句。見宋・陸游，《劍南詩稿》，卷 69，頁 11 上。

112 「分五白」應是指泛出白色乳花之意。唐・李德裕詩〈故人寄茶〉有句云：「半夜邀僧至，孤唫對竹烹。碧流霞腳碎，香泛乳花輕。」，見唐・李德裕，《李衛公別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7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3，頁 15 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網

一詩句之不夠雅馴，就會覺得我仍然近在席上喝茶。[113]

慧空致鄭鬲之第三首唱和偈為〈和才仲五字韻二首〉。[114] 其一先描寫鄭鬲之為君子，和其詩文之特色，略云：

> 豹變惟君子，吾方見一斑。君宜為世瑞，未用愛僧閑。文出東西漢，詩成大小山。慇懃五字句，乞我薜蘿間。

此偈頌之大意可略釋如下：只有像您一樣的君子，才會從化遷善，成文彬蔚，章見於外；我最近才見其一斑呢。[115] 您應該是鳳凰麒麟一樣的「世瑞」，可以得君行道。[116] 不要因為與老僧如我交遊而閒著。您的文章像出自兩漢之文，而您的詩則涵蓋了「大山」和「小山」之類，如詩經之「大雅」和「小雅」。[117] 但您殷

---

113 按：軒轅彌明，見韓愈的〈石鼎聯句詩〉。聯句者除軒轅彌明外，還有進士劉師服及校書郎侯喜。此三人之聯句因緣，見韓愈〈石鼎聯句詩序〉，但三人之聯句，其實皆韓愈自作。依唐．韓愈，《五百家註昌黎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7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21，頁 25 下，所錄〈石鼎聯句詩序〉，有「補注」云：「吳安中云：『石鼎聯句，皆退之作，如〈毛穎傳〉以文滑稽耳。所謂彌明即愈，侯喜、師服皆其弟子故云。』」

114 見宋．釋慧空，《雪峰空和尚外集》，頁 54 上。

115 「豹變」一詞出《易經．革卦．上六》：「大人虎變，小人革面，君子豹變。」〈象傳〉云：「君子豹變，其文蔚也。」程頤釋曰：「君子從化遷善，成文彬蔚，章見於外也。」見宋．程頤，《伊川易傳》，《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4，頁 25 上。

116 《詩經》有「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一段，見宋．范處義，《詩補傳》，《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23，頁 47 上云：「此二章言吉士之得君也。鳳凰靈物也，出則為世瑞。」

117 「大小山」一詞，見清．顧炎武，《日知錄》，《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5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23，頁 22 下：「王逸《楚辭章句》言：『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

勤的五言詩句，卻是寄請處在山間薜蘿的我呢！[118]

慧空的〈和才仲五字韻二首〉之第二首偈頌，不言鄭才仲，只談自身云：

> 一身走四海，未老髮先斑。得住從緣住，非閑亦似閑。泉鳴堂下石，雲起屋頭山。不礙往來者，無人到此間。

此偈頌大意可略釋如下：我以一孤窮之身行走四海，年紀未老，已先白髮斑斑了。只要有得住之處，我就隨緣而住；雖然不是閑而無事，亦似閑人一個。我的住處可聽到泉水在僧堂下的石頭鳴聲，也可見屋頂上的山上風起雲生。此處不礙往來的遊客，因為沒人要到此地啊。

從慧空致鄭鬲的偈頌看來，他雖受到幾位居士朋友之仰慕，並未時時來往。可以說他隱身於雪峰的薜蘿之間，雖仍期待文人居士的友情與交往，但無意因此耽誤了年輕有才之士的前程，反而勉勵他們問學求仕，雖偶用禪語，並無勸人習禪學佛，或執意以佛禪之理教人之意。

二、送別類

慧空所寫的送別偈頌特別多，送別的對象主要是僧人，多半生平、身分也大都無可考，[119] 他們不是至某寺院就是到各處去遊

---

[118] 「薜蘿」是《楚辭》裏所說的「薜荔」和「女蘿」。《楚辭・九歌・河伯》：「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王逸 注云：「女蘿，兔絲也。言山鬼彷彿若人，見於山之阿，被薜荔之衣，以兔絲為帶也。薜荔兎絲皆無根緣物而生，山鬼亦晻忽無形，故衣之以為飾也。」見東漢・王逸，《楚辭章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6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2，頁 13 下 -14 上。

[119] 其送別偈頌有致以下僧人者：德上人、湖州覺化主、清知客、淨眾寺僧、可師、某僧、化士某、某茶化士、宗上人、璉兄、澤化士、雲門和延福二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方、行腳或行化，顯示慧空所接觸來往的僧眾甚多，且每與禪人話別，總寫偈頌送之，說明他頗好書寫偈頌。此送別類之「入世間」偈頌較少，僅有致吳居士、劉師美、泉州使臣和某十二歲童兒等幾首。這些俗客，除吳居士或下文的正信庵吳居士似為同一人，劉師美和下文的劉世美疑為同一人外，身分都無可考。但基本上多不涉佛理和禪法。

〈送吳居士〉一偈頌，共有六句，是古詩作法。其詞云：

> 化緣架就留香堂，乞飯又飽留香眾。明年入夏便歸來，三日一齋五日供。
> 普願雪山立雪徒，聖箭離弦萬鈞重。[120]

此偈頌大意略謂：您吳居士被請來雪峰留香堂協助化緣，[121] 要求在此堂食齋飯，與留香堂寺眾共同溫飽。明年入夏後，您有便請再歸來，可三日食一次齋飯，五日供養一回。普願立於雪峰的徒眾，在聖箭射出之後，當知它有萬鈞之重。末句具象徵性，似喻

知殿某、踈山化主、照上人、復上人、超侍者、化士某、豫章白兄、堯愷二上人、宗兄某、川覺、臨漳僧某、簡湛首座、修漏頭陀、十二歲童兒、泉州積善寺僧、潮州定兄、樞兄、隆首座、支提化士、義兄、秀上人、覺兄、雪竇性化士、岸上座、延福寺僧、實兄、永兄、天衣化士、化主某、渤潭化主、通、功二化士、某茶頭并化士、印侍者、光侍者、願兄、廣州化士、璠化士、雲居圓上人、華亭正維那、妙侍者、川全之、珍兄、廣南僧、豐巖白上人、定、勳二上人、鵬上人、明首座、簡元、鑑維那、弼侍者、澤監寺、悟大師、妙修造、本書記、忍禪、印禪、本首座、光兄、洞山善兄、澤上人、曇上人、渤潭化士、油頭、宜川、廣州達、珠二化士等等，幾乎都無可考。

120 宋．釋慧空，《雪峰空和尚外集》，頁 56 上。

121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 34，頁 16 下 -17 上，略云：「昔有一僧，敗絮百結，瘡毒遍膚，每剔痂血放穢几席，與處者不堪其惡，主事遣之，獨鄰榻僧憐而送之門。已而，行數里，其僧曰：『荷君勤意，適留香相浼，回可取之。』言訖，冉冉而去。及還，所坐處異香襲人，經時不散。章郇公得象記，何大圭重修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網

指雪峯義存（822-908）的「鼓山聖箭」。[122] 據傳雪峯義存送走其弟子鼓山神晏（生卒年不詳）赴閩王之請後，曾云：「一隻聖箭子射入九重城裏去也」或「一隻聖箭子直射九重城裏去也。」[123] 所云「聖箭」，應是比喻能心領神會、能力優秀出眾之徒。慧空這是藉吳居士之來訪雪峰，鼓勵其徒眾認真習法，希望他他們出世離雪峰之後，有能力負起萬鈞重的傳法責任，接引與吳居士同類之檀越，並無教訪客禪法之意。

〈別劉師美〉二首，大致可看出劉師美是位涉世不深的年輕人。其詞云：

> 世故熏人易變初，誰能變處即如如。相看有道遽難說，且可還家深讀書。
>
> 十年倦客思深隱，江北江南千萬峯。今後故人應念我，有書何處覓行蹤。[124]

第一首之大意可解如下：人們一旦受世故之薰習，就易改變初衷。誰能夠在所變之處還能保持諸法平等如如的狀態呢？我們相見時雖皆心存道理，但是一時也很難說通。您既然回家，暫可去深深讀書再說吧！第二首大意如下：十年流浪江湖的倦客，現在考慮退隱深處，在江北江南之千萬山峯上吧。今後您這位故人應該想到我，知道在有書之處去尋找我的蹤跡啊。兩首都在規勸劉師美讀書，或讀佛經，或讀世典，雖稍有說教之意，但只是點到為止。

---

[122] 金・釋志明，《禪苑蒙求瑤林》，p. 91, a18-19：「皷山赴大王請，雪峯門送，回至法堂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

[123] 見前註。又宋・釋善卿，《祖庭事苑》，p. 325, c09。

[124] 宋・釋慧空，《雪峰空和尚外集》，頁 6 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送泉州使臣〉一首，顯然是送別泉州刺史派來之使臣而作。其詞云：

> 只這佛國土，遍滿十方空。毘耶金粟老，說法在其中。
> 徹骨慈悲棒，當機激箭鋒。空生打退鼓，不敢現神通。[125]

此偈頌之言語甚白，其寓意之關鍵在「毘耶金粟老」和「空生」。前者指住在毘耶城（Vaiśāli）的維摩詰居士，又稱金粟如來、維摩詰菩薩。毘耶城或稱毘耶離國、毗舍離或吠舍離，據稱「此國有維摩詰居士故宅，及說法處、方丈室，靈跡頗多……」[126] 古詩文中皆以「毘耶」稱之。又以之形容精通佛法、深得妙諦、善說佛理者。「金粟老」亦指維摩詰，但禪籍則少用之。「空生」是須菩提之別名。據《維摩經略疏》云：「須菩提，此云善吉，亦云善業，亦云空生。」以「其生之日，家室皆空。父母驚異，請問相師。相師占云：『此是吉相』，因名善吉。稟性慈善，不與物諍。及其出家，見空得道，兼修慈心，得無諍三昧。是以常能將護物心，故名善業。以生時家宅皆空，因名空生。」[127] 此偈頌之大意是說，慧空所住的雪峰，遍滿著「十方空」。[128] 而有位維摩居士就在其中說法。用他的徹骨的慈悲

---

[125] 宋・釋慧空，《雪峰空和尚外集》，頁 24 下。「佛國土」，「明治抄本」作「佛國上」。

[126] 唐・釋玄應，《一切經音譯》，CBETA, T54, no. 2128, p. 342, b11, p. 366, c23。後秦・釋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CBETA, T14, no. 0475, p. 539, a08：「爾時毘耶離大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深植善本，得無生忍……。」

[127] 隋・釋智顗，《維摩經略疏》，CBETA, T38, no. 1778, p. 618, c04-10；宋・釋法雲，《翻譯名義集》，CBETA, T54, no. 2131, p. 163, c01-06。

[128] 宋・釋知訥，《證道歌註》，CBETA, X63, no. 1241, p. 455, a08-10, 引《楞嚴經》云：「一人發真歸源，此『十方空』悉皆消殞，況諸法界，在虛空耶？」又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世界不實，賢聖豈真。掣電浮漚，皆幻相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

棒，在句意合機時激起箭鋒。[129] 讓須菩提都要打退堂鼓，[130] 不敢現其神通了。依慧空之意看來，「空生」應是自指，以自名及須菩提之名皆有「空」字之故。而「毘耶金粟老」就是暗指使臣了，這是對使臣之極大讚譽，略可顯示慧空攀交州官之手段。但雖用佛教人名，但只是作為象徵，並無宣揚佛教之意。

〈送十二歲童兒（姓甘）〉是與〈送泉州使臣〉足以相對比的一首偈頌，一位十二歲的童子，或許不是什麼重要人物，慧空竟然對他寄予同情及厚望，還送偈頌為別。[131]

> 男兒十二有如此，不減當年人姓甘。避寇春風更春雨，舉家江北又江南。
>
> 藜羹脫粟依僧飯，斷簡殘編近佛龕。我亦從來識英物，夜深應與阿戎談。[132]

此偈頌之大意略可解釋如下：十二歲的男童竟如此聰慧，不輸戰國時期姓甘的神童甘羅（生卒年不詳）。[133] 他在春風春雨中避金

---

[129] 按：此句是根據法眼門庭宗風而言。所謂「當機激箭鋒」者，是取法眼宗之「箭鋒相拄，句意合機。始則行行如也，終則激發」之特性而言。見宋・釋智昭，《人天眼目》，CBETA, X48, no. 2006, p. 325, a02-03。

[130] 按：「打退鼓」一語，屢見於禪籍。如舒州天柱山禪師上堂云：「莫有作家戰將麼？試出來與山僧相見。」時有僧出來禮拜，師云：「山僧打退鼓。」僧云：「和尚是什麼心行？」師云：「敗將不戰。」見宋・李遵勗，《天聖廣燈錄》，p. 521, c23-24。又如，洪州渺潭山寶峯禪院洪英禪師云：「老僧打退鼓！」僧禮拜。見宋・釋惟白，《建中靖國續燈錄》，CBETA, X78, no. 1556, p. 716, a07。

[131] 宋・釋慧空，《雪峰空和尚外集》，頁 20 上。「童兒」，「明治抄本」作「童子」。

[132] 「藜羹」，「明治抄本」誤作「梨羹」。藜羹是用藜菜作的羹，泛指粗劣的食物。西晉・郭象，《莊子注》，《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5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卷 9，〈讓王〉，頁 19b：「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成玄英疏：「藜菜之羹，不加米糝。」

[133] 按：甘羅是秦國左丞相甘茂之孫。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始皇召見之，使入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請歸秦國城池十一座。秦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論文資訊網

寇之犯，舉家從江北逃至江南。依賴僧人吃的粗劣的食物及糙米充飢，在佛龕近處讀斷簡殘編的佛書。我這個一向也能分辨傑出人物的禪人，夜深之時，應該與他這位王戎（234-305）之類的人談談。末兩句用世典之掌故，先說他能像太原溫嶠見到桓溫一樣，辨識此十二歲之男童有奇骨，是個英物。[134] 然後暗喻這位男童如同竹林七賢的王戎（234-305）一樣，言談有味，連比他年長二十餘歲的阮籍（210-263），都寧願與他對談。我自然應與他談談了！[135]

這幾首送別之偈頌，略可看出慧空與俗人交往之心境。值得注意的是，他雖然用佛教相關人名與禪宗語言，也用外學世典之史實、掌故，但都是言日常生活體驗和人際關係，無意說法傳化和度人。

三、贈與、答謝類

慧空寫的偈頌，贈與、答謝類甚多，贈答的對象雖亦有僧俗，仍以僧人為多，同樣地，多半身分籍里都不可考。[136]「入世

封甘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見西漢．司馬遷，《史記》，卷71，頁2319-2321。

[134]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98，〈桓溫傳〉，頁2568：「（桓溫）生未朞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

[135]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43，〈王戎傳〉，頁1231：「阮籍與渾為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沖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濬沖」是王戎字；據說他「幼穎悟，神彩秀徹。」阮籍之語，意謂：王戎清標可賞，非您可比。與您談話，不如與阿戎閒談來得有味！

[136] 僧人大致有：齡首座、洪兄、諸友、修漏頭陀、香山虛頭陀、照上人、建州介瀨溪翁道人、法界才庵主、隱上人、純、堯二上人、海上人、南雄明上人、聚道者、玠道者、明寧二川、撮藥曹道、開道者、明州茂上人、璨上人、勇上人、眉州遠上人、通上人、曇上人、淨上人、嶽麓範老、龐道、某

臺灣大學哲學系

間」偈頌，有致吳翌（或作吳翊，字晦叔，1129-1177）、寥元飾、曾運使、正信庵吳居士、盧居士、陳墨梅、劉世美等。此處只討論他贈與或答謝俗客之類。

〈謝曾運使惠詩并石爐二首〉詩題的曾運使，就是上文所說的曾幾。從此二首偈頌之詩題看，更可見慧空與曾幾之交情。其詞云：

> 公詩妙天下，當與天下共。我欲私藏之，奈此知者眾。乃持海一滴，施作無盡供。莫生文字見，句句是日用。
> 淨名丈室中，熏爐亦冰雪。持供雪山僧，蘆花與秋月。客有問法來，跨門或未瞥。爇尒懷中香，聽此石友說。[137]

「公詩妙天下」一首是專談曾幾之詩。前四句意思甚明，次四句之「海一滴」，用的是師子比丘「大海一滴，味具百川」之意。[138] 寒山子有「大海一滴水，吸住我心田」之詩句，[139] 應皆是此首言下之意。也就是說，曾幾之詩如大海一滴水，味具百川，可為「無盡供」。所謂「文字見」者，就是執文字見，受文字縛，是禪人之忌諱。也就是永明延壽（904-976）所說的「迷一切諸法真實之性，向心外取法，而起文字見者。今還將文字對治，示其真實。若悟諸法本源，即不見有文字。及絲毫發現，方知一切諸法，即心自性。」[140] 因為曾幾詩之寓意，句句都是日用當行之道，不可偏執於其文字而不見道之深。

僧、僊巖監寺、素上人等等。

[137] 宋・釋慧空，《雪峰空和尚外集》，頁 25 上。

[138] 元・釋子成，《折疑論》，CBETA, T52, no. 2118, p. 809, b26。

[139] 唐・寒山子，《寒山子詩集》,《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頁 40 下。

[140] 五代・釋延壽，《宗鏡錄》，CBETA, T48, no. 2118, p. 419, c09-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淨名丈室中」一首，首句「淨名丈室」實喻指曾幾之書齋。因為曾幾就像維摩詰居士，其丈室能廣容多座。而其石爐雖是薰香之爐，亦同冰雪，實不二分。[141] 曾幾拿來供養住雪峰的自己，如同見白雪般的蘆花在皎皎的秋月之中。來山問法之香客，跨門入寺之時，並未瞥見此爐，但他們焚相頂禮之際，卻會因聽到您這位「石友」的詩而感到喜悅。「石友」一詞是雙關語，一指以石爐，一指堅如金石之友，都代表曾幾。潘岳（247-300）〈金谷集作詩一首〉有「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之句，首見「石友」一詞喻堅貞之友誼。[142] 黃庭堅〈次韻奉酬劉景文河上見寄〉有「珍重多情惟石友，琢磨佳句問潛郎」之句，即是用潘詩寓意。[143] 總之，此兩首偈頌雖羼以佛教人名及禪語，但都是用來譬喻曾幾在詩作上之造詣，無教人學佛或習禪之意。

〈與正信庵吳居士〉一首，可能是贈上文所說之吳居士，略有論禪法之意圖，為慧空「入世間」偈頌之少見者。其詞云：

> 心外有佛不名信，自心是佛亦非信。信盡心亡佛亦非，那吒手把金剛印。[144]

此偈頌否定吳居士之「心外有佛」和「自心是佛」之觀點，認為二者皆非他起信之法。更不用說是「信盡心亡」了。末一句提及毘沙門天王（Vaiśravaṇa）長子那吒（Naṭa, Nalakūvara）太

---

[141] 按：《維摩詰所說經》言三十三種「不二法門」，見〈入不二法門品第九〉，後秦．鳩摩羅什，《維摩詰所說經》，CBETA, T14, no. 0475, p. 550, b29-p. 551, c25。

[142] 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卷 20，頁 43 上 - 下。註云：「言我投分，義寄於爾，與金石比堅，白首與爾同歸於終也。」

[143]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容、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卷 6，頁 144。

[144] 宋．釋慧空，《雪峰空和尚外集》，頁 31 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子，[145] 應是建議他莫在「心」與「佛」的問題上糾纏，乾脆盡其心力，學手執棒戟的那吒太子，認真觀察四方，護持雪峰僧眾，作為雪峰禪寺的外護。

〈贈吳晦叔雪峯造金剛〉一首，也是六句，雖是古詩作法，仄韻十與平韻換押，甚是少見。其詞曰：

> 執金剛神安法界，塑之年深亦復壞。居士有力如金剛，一念成就金剛王。
> 魔塵不飛佛日光，門外人趨選佛場。[146]

此偈頌大意如下：執金剛神（Vajrapāṇi，又稱金剛力士）是來世間守護法界眾生的，他的雕像經塑造之後，年代既久，也會損壞。您吳晦叔居士就像金剛力士一樣有力，一念善意，就幫我們立了金剛神像，成了金剛王。因此之故，鬼魔妖塵不會飛向佛光普照之地，而我寺門之外的信眾也都奔趨到我們僧堂了。按：吳晦叔，即上文所說之吳翌，福建建寧府人，胡宏（五峯，1102-1161）門人，曾築室於衡山之下，榜之曰澄齋。[147] 他與張栻為講學

---

[145] 關於那吒，見《佛光大辭典》，頁 3023，「那吒太子」條。《佛光大辭典》：https://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查詢日期：2022 年 10 月 26 日）

[146] 宋・釋慧空，《雪峰空和尚外集》，頁 9 上。按：執金剛神（Vajrapāṇi），又稱金剛力士，也是少林寺的守護神。見 Meir Shahar, *The Shaolin Monastery: History, Religion, and the Chinese Martial Arts*（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選佛場」是「僧堂」之別稱。見元・釋覺岸，《釋氏稽古略》，CBETA, T49, no. 2037, p. 836, c10。

[147] 按：吳晦叔生平事蹟見朱子，〈南嶽處士吳君行狀〉，宋・朱熹，《晦庵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43-114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97，頁 71 下 -73 下。《閩中理學淵源考》及《宋元學案》之吳晦叔傳，皆本朱子所作行狀。見清・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6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3，頁 29 下 -30 上，略云：「吳翊字晦叔，建陽人。師胡五峯，五峯沒，又與其弟 [胡] 廣仲、子 [胡] 伯逢就張敬夫論學。翊生平忠信，

臺灣大學哲學系佛學研究中心

之友，[148] 亦曾與朱熹（1130-1200）論道，朱子亦說「熹與晦叔有朋友之誼」，還於他歿後應其外弟之請為他寫行狀，[149] 但這都在吳翌逾弱冠之齡，離建寧府就學於胡五峯之後。慧空之偈頌應該是寫於吳翌離建寧之前。雖用禪宗神祇之名入頌，但意在稱頌吳翌護法之功。

〈贈寥元飾〉應是五首前後相連之偈頌，也是平仄韻互換，都是以古體詩的方式為之。其詞如下：

> 十日中林足音絕，凍雲不飛天欲雪。剪剪溪風忽轉霜，天工似與遊人設。
>
> 蹇驢風帽溪上來，眼明一一僧牕開。地爐夜話月入屋，竹徑朝行山放梅。
>
> 公家秦溪富山水，碧瓦朱甍空翠裏。還家開取虎頭巖，會見丹霞訪居士。
>
> 世途湔去利名垢，僧榻來熏知見香。昭曠情懷陶靖節，清明風韻孟襄陽。
>
> 家住秦溪紫翠間，好山終日遶朱闌。莫如馬上尋山者，到老不知身在山。[150]

撫幼孤曲有恩義，與人交，表裏殫竭心。所不安者，告語切至而不失其和，故朋儕多受益而樂親之。」又見明．黃宗羲，《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卷 42，頁 1387-1388。

[148] 張栻，〈答朱元晦秘書〉第九云：「吳晦叔八月間遂不起，極可傷惜！湘中遂失此講學之友，豈復可得？近聞已葬矣……。」見宋．張栻，《南軒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21，頁 7 下。

[149] 朱子，〈南嶽處士吳君行狀〉略謂：「君早孤，踰冠遊學衡山，師事五峯胡先生。」見宋．朱熹，《晦庵集》，卷 97，頁 71 下。

[150] 宋．釋慧空，《雪峰空和尚外集》，頁 58 上 - 下。按：「中林」，樹林之中也。曹植，〈靜思賦〉有「秋風起於中林，離鳥鳴而相求」之句。見三國．曹植，《曹子建集》，《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卷 2，頁 61 下。盧照鄰，〈悲窮通〉一詩有句云：「有幽巖之臥

臺灣大學哲學系

這幾首偈頌之大意可略釋如下：在林中十日，已聽不到任何足音。天上的雲凝聚著不再飛動，怕是要下雪了。溪風陣陣吹拂著，天氣忽然轉變成霜寒，造化天工好像因您這位遊人之到來而有所安排呢。您就像孟浩然一樣，騎著瘦驢、戴著風帽從溪上過來，我們大家眼睛一亮，紛紛把僧窗都打開。夜裏您在我們地爐旁坐著，一直談話到深夜的月光流瀉入屋裏，而清早在竹下的小徑行走，沿途可見山上的梅花已經綻放了。您府上在秦溪山水富麗之處，「碧瓦朱甍」的豪宅立在綠草碧空的山上。還家之後，您可到虎頭巖去探訪，[151] 在那兒您就可理會丹霞禪師訪問龐居士故事之真意了。[152] 在世途中，您若要掃卻名韁利鎖之污垢，可以

客，兀中林而坐思。」見唐・盧照鄰，《幽憂子集》，《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卷 4，頁 5 上。「剪剪」，寒風吹襲貌。王安石，〈夜直〉一詩有句：「金爐香盡漏聲殘，剪剪輕風陣陣寒。」宋・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卷 31，頁 7 上。「蹇驢風帽」出陸游之〈奉送 [姜邦傑] 出關〉二首之一云：「君似襄陽孟浩然，蹇驢風帽一癯仙。清秋客路知無恨，滿箸鱸魚不直錢。」宋・姜特立，《梅山續藁》，卷 2，頁 11 上。「碧瓦朱甍」，指美觀華麗的建築。杜甫，〈越王樓歌〉有句云：「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見唐・杜甫，《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卷 5，頁 1 上。「僧榻」原誤作「僧搨」，僧牀之意。「昭曠」，開朗、曠放、豁達之意。南朝劉宋・謝靈運 之〈富春渚〉詩有：「懷抱既昭曠，外物徒龍鱗」之句。見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卷 26，頁 73 下。

151 按：虎頭巖即虎頭巖山，在福建建寧府「府城南，秦溪外里。山多奇石，前聳一峯若虎首，然上有石如拱如揖，又名石人山。」見清・金鉷，《福建通志》，卷 4，頁 14 下。「其中明爽可居，楊時有記。」見明・李賢，《明一統志》，《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72-47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77，頁 6 上。又「山多奇石，前聳一峰若虎頭然。上有石，如人拱立，又名石人山。」見清・穆彰阿等，《大清一統志》，《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331，頁 7 上。

152 「丹霞訪居士」一句，似說慧空會去訪問寥元飾居士。宋・釋道原，《景德傳燈錄》，p. 386, b18-22, 曾引「丹霞訪居士」為隱喻，略云：「廣州羅山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玉狗吠時天未曉，金雞啼後五更初。』問：『丹霞訪居士，女子不携籃時如何？』師曰：『也要到遮裏一轉。』」此故事之「居士」指的是「龐居士」。宋・釋祖琇，《隆興編年

臺灣大學哲學論評會刊登

來我這兒靜坐僧牀，薰發您的「解脫知見香」，認識本心，通達世到。[153] 在這兒您的情懷會變得豁達開朗像陶淵明（365-427），而您的風韻會像清風明月的孟浩然。住在秦溪的紫翠山林之中，您處在好山環繞的「碧瓦朱甍」家裏，莫要像那些騎在馬上尋山之遊客，到老仍不知此身原來已在山中啊！

此幾首偈頌，有勸年輕富有的廖元飾發心習禪之意，因為他住在山水環繞的華屋裏，不能認識自己的本心，卻想入寺尋道，會像騎馬尋山而不知身在山中之遊客一樣，毫不自知。末句令人想起蘇軾的「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之詩句，[154] 慧空認為，廖元飾須從自家的山中走出，到他的雪峰去增長智慧，識心見道，了悟人生，而勿像尋山客一樣，迷惘無知。這種隨機

通論》，CBETA，X75, no. 1572, p. 212, b22-p. 212, c05. 詳述如下：「一日丹霞訪 [龐] 居士，見女子靈照取菜次。霞問居士在否？女子放下藍子斂手而立。又問居士在否？女子便提藍子去。時居襄陽，靈照常隨製竹漉籬售之，以供朝夕。居士將終，命靈照視日，及中即報。靈照遽報曰，日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觀日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端坐而逝。居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居士更延七日。」

153 「僧榻來熏知見香」一句之「知見香」是「解脫知見香」之省文，是《觀心論》所說的正法香之五種體之第五，「所謂覺察常明。通達無礙」也。見日本・釋道忠，《禪林象器箋》，卷 19，頁 766 上。此「香」常為禪師所用。如惠洪在〈觀音菩薩畫像贊并序〉贊語有：「皆因上人心所獻，願我早熏知見香。」見宋・釋惠洪，《林間錄後錄》，CBETA，X87, no. 1625, p. 280, c21-22。又如代人作〈祭文七首〉之一，有「我輩晚生，幸登覺場，聞金石誨，熏知見香」之句；〈道林枯木成禪師贊〉有「法雲明暗體露，道林知見香飄」之句，見宋・釋惠洪，《石門文字禪》，卷 30，頁 24 下；卷 19，頁 15 下。

154 東坡與東林常總禪師同遊西林，作〈題西林壁〉云：「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無一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見宋・蘇軾著，清・馮應榴輯注，黃任軻、朱懷春校點，《蘇軾詩集合注》，頁 1555。按：惠洪說此詩為偈，而云：「東坡遊廬山，至東林，作二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祇 身在此山中。」見宋・釋惠洪，《冷齋夜話》（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 年），卷 7，頁 6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論文版面

擊發式的佛理勸說是慧空「入世間」偈頌較少見者。

〈謝盧居士法衣〉二首，所謝之對象身分不明。但依慧空之意看，應是位長者。其詞曰：

> 雞足山中藏不得，黃梅夜半負將歸。而今盧老重拈出，便是山僧肩上衣。
>
> 長者施法衣，山僧肩上搭。有口今嬾開，只憑衣說法。[155]

前一偈頌之意大致如下：您所贈的法衣在雞足山中藏不得，[156] 所以慧能在黃梅山時，夜半負其衣歸至韶州。[157] 今日您老盧居士重新隨手拿出此法衣，便是我披在肩上的法衣了。後一首大意如下：您盧長者施法衣給我，山僧我已披在肩上了。我雖有口，但懶得開口說，只憑此法衣來說法。兩偈頌只繞著法衣而說，有暗示該法衣如同慧能所受之法衣一樣珍貴之意，但純粹是深謝之詞而已，並無他意。

〈劉世美宅新架詩禮堂、萊衣閣、來薰臺、游息軒、養心齋，以五偈贈之〉的贈送對象劉世美，身分與生平已無可考。但可以從慧空之偈頌窺知一二：

> 蚤聞彭城子，詩禮為專門。只今青雲上，璨然見諸昆。

---

155 宋・釋慧空，《雪峰空和尚外集》，頁 30 下。

156 按：佛經云：「佛告大迦葉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與汝。汝當流布，勿令斷絕。』」又臨涅槃告阿難言：「十二部經，汝當流通。告優波離言。一切戒律。汝當奉持。」付大迦葉偈云：「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於是大迦葉，持佛袈裟，於雞足山中，入寂滅定。見宋・釋智昭，《人天眼目》，p. 308, a12-13。

157 慧能負法衣而去之事，見宋・釋贊寧，《宋高僧傳》，p. 754, a29-p. 755, a02。但「夜負法衣」之說，至《景德傳燈錄》才見。宋・釋道原，《景德傳燈錄》，p. 223, a24-25:「[慧] 能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眾莫知。」此應是「夜半負將歸」之所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

我願天下士，奉親皆若此。家家父母前，人人老萊子。
客有跛其足，莫登主人臺。願為南來風，長滿主人懷。
牕下羲皇人，酒中桃源路。客非伶與潛，我醉卿且去。
心惑由多技，養之先欲正。紛然萬化塗，廓爾大圓鏡。[158]

此五首偈頌之目的，慧空已在其標題中說明，無非是賀劉氏住宅的新建築。第一首是題「詩禮堂」而作，顯示劉世美是彭城人，出於詩禮之家。如今居於顯要之地位，可以很清楚明白地看到他幾位哥哥了。第二首是題「萊衣閣」而作，稱讚劉氏建閣奉親所表現為人子之孝心，也希望天下士人都能如此，在父母之前，永作老萊子。第三首是題「來薰臺」而作。「來薰」是取「薰風自南來」之意，[159] 所以「來薰臺」之建，是為了引來清涼和風之意。慧空似說他是個跛足之客，不會登其臺，但他仍會祈願南風之來，吹滿主人之懷抱。第四首是題「游息軒」之作。首兩句都指陶潛及其所說的桃花源，以傳達飲酒避世之想。後兩句則稱自己身為訪客，但非嗜酒的劉伶與陶潛，不懂飲酒彈琴，不如在「我醉」之時，您暫且離去！末句是李白〈山中與幽人對酌〉一詩裏「我醉欲眠卿且去」之翻版，是否也暗示「明朝有意抱琴來」呢？第五首是題「養心齋」之作。略謂：您劉先生之「心惑」是因為太多技能之故，若欲「養心」而不惑，必先以求心正，亦即「正心」之後方能言「養心」。在紛然變化多端的道途上，如此才能在大圓鏡中開悟啊！

---

158 宋．釋慧空，《雪峰空和尚外集》，頁 28 下。

159 宋．計有功，《唐詩記事》，《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卷 4，頁 17 上：「文宗夏日與諸學士聯句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按：柳公權之句，是本相傳為虞舜所唱之〈南風歌〉，其中有「南風之熏兮」之句。見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卷 57，頁 5 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

此五首偈頌中，只有第五首有正心、養心之勸，但兩者也是儒家「正心誠意」、「養心寡欲」之教，不必視為佛理。唯有「大圓鏡」一詞是本禪宗所講的「大圓鏡智」而說。所謂「大圓鏡智性清淨」，是六祖所說的「三身四智」之智，[160] 但只是正心、養心的目標而不是過程，所以也不完全在談禪理。

四、題跋類

《外集》「入世間」偈頌還包含書畫題跋、序文之類，有針對禪人之作而寫，也有涉及文士及俗客者。這是北宋以來禪師遊心於詩文書畫，濡墨題跋，漸成風氣的結果。譬如，惠洪就寫了不少題跋東坡及山谷作品之文。如〈跋山谷雲庵贊〉，[161] 述黃庭堅為雲庵真淨作的擘窠大書，短短數句，頗見山谷與雲庵之交情。其〈題雲庵手帖三首〉，[162] 言與靈源惟清（?-1117）同觀雲庵真淨之書，以其師黃龍慧南作魯公字最工也。亦可略見黃龍慧南門下，多傚其師作魯公字，顯然蔚為風氣。此二題跋不過是惠洪所書序文題跋之什一。他的〈跋東坡平山堂詞〉、〈跋東坡與荊公帖〉、及〈跋東坡老木〉則可見他仰慕蘇軾書畫及其孝悌友愛懿行之一斑。[163] 靈源惟清作〈題明教禪師手帖後〉二首，頗贊契嵩之語能「發覆致遠者甚多」，而「其牆岸法門，啟迪信路，雖古高僧之雄者，不過爾耳。」[164] 後來之禪師，覽書畫、作

[160] 宋・釋契嵩，《六祖大師法寶壇經》，p. 356, b08-11。

[161] 惠洪〈跋山谷雲庵贊〉，見宋・釋惠洪，《石門文字禪》，卷 27，頁 12 下。

[162] 惠洪〈題雲庵手帖三首〉，見宋・釋惠洪，《石門文字禪》，卷 25，頁 26 下 -27 上。又見宋・釋真淨，《雲菴克文禪師語錄》，CBETA, X69, no. 1342, p. 212, a23-24 。「魯公」當是指顏真卿。惠洪說在其品題中說：「南禪師學魯公字最工，當時歸南公者，無不學之。然無出雲菴之右者。」

[163] 惠洪〈跋東坡平山堂詞〉、〈跋東坡與荊公帖〉及〈跋東坡老木〉，宋・釋惠洪，《石門文字禪》，卷 27，頁 6 上 - 下。

[164] 宋・釋契嵩，《鐔津文集》，T52, no. 2115, p. 749, c18, p. 750, a12-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題跋者更多，筆者前論南宋文學僧時，已於多處述及，此處僅舉一人之作為例，以概其餘。譬如南宋大慧系臨濟宗禪師偃溪廣聞（1189-1263），作題跋十二首，其為書畫而作者有〈題雙帆出浦圖〉、〈跋宏智禪師墨迹〉、〈題江山萬里圖〉、〈題佛照與遁菴書後〉、〈題王龜齡墨迹同嚴首座竹賦〉、及〈題傳燈三十五祖圖後〉等。[165] 這數篇題跋，與其他禪師所作，形式大致相同，多為精悍短文。慧空之特別處，是他多半以偈頌方式為之。譬如，〈題圓融庵藏書塢輞川圖〉二首，其一：「千尺蒼崖貫日虹，忽驚懸水坐生風。不知摩詰展神力，搏得他方置此中。」[166] 形容王維畫筆若有神助，所畫《輞川圖》栩栩如生之態。其二：「橫澗老蛟松夭矯，埋雲古洞石嵌空。芒鞋竹杖如堪畫，乞與寒巖作主翁。」[167] 此偈之「埋雲古洞」及「寒巖」當指天台寒巖洞，曾為寒山子所居。慧空觀賞王維的畫，而聯想到寒山，顯示他隱逸安禪之志。又如，其〈戲題淵知客水墨圖〉云：「一身隨處得輕安，老入蒼崖疊嶂間。真箇溪山看似夢，却將水墨寫溪山。」[168] 頗欣賞友人以氣韻生動的水墨畫將「看似夢」的溪山體現在紙上。再如，〈跋白鹿寄庵續寒山詩卷後〉：「寒山忍寒哦五字，不為世間瓜與瓠。寄庵續之則有餘，法燈擬之不相似。拾得日暮趁牛歸，豐干天明騎虎去。可憐辛苦油澆神，年年打供

---

[165] 宋．釋廣聞，《偃溪廣聞禪師語錄》，CBETA, X69. no. 1368, p. 752, c01-05; p. 752, c16-p. 753, a13。

[166] 宋．釋慧空，《雪峰空和尚外集》，頁 27 上 - 下。按：標題「塢」原作「捵」，當為誤刻，國家圖書館典藏原本標題下有「塢」字，應是原藏書者之勘誤。

[167] 宋．釋慧空，《雪峰空和尚外集》，頁 27 下。「貫日虹」一語，指「白虹貫日」也。西漢．司馬遷，《史記》，卷 83，頁 2470：「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集解》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故厚養荊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

[168] 宋．釋慧空，《雪峰空和尚外集》，頁 51 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清寺。」[169] 顯見他熟悉天台三聖事蹟，知道拾得驅牛歸至國清寺，見寺僧布薩（按：意為每月朔望誦「波羅提木叉戒」），[170] 笑寺僧聚頭而云不再放牛，以群牛實多為寺中僧也。[171] 豐干住國清寺，嘗「乘虎直入松門」，眾僧驚懼。[172] 慧空喻指三聖之故事，顯然頗認同他們超然物外，不受供養的行事風格。南宋臨濟宗的興化華嚴別峰雲禪師（生卒年不詳）曾說：「天台國清寺裏油澆神」，[173] 應該就是描述天台國清寺有「油澆神」的傳統，可能是因供養三聖而開始的。

慧空的此類著述雖然篇數不多，但以偈頌題書畫，與人結緣，是他頗好詩歌的一個表現，所作〈戒庵主示諸老船子圖偈贊因與之結緣〉云：「我笑華亭老，虛舟漾明月。撞著問津人，

---

169 宋・釋慧空，《雪峰空和尚外集》，頁 51 下。「明治抄本」漏錄「哦」字。「瓜與瓠」當指冬瓜與瓠子。大慧宗杲在〈鄭成忠請普說〉一文中說：「老杲和尚每提唱及此，未嘗不歡喜踊躍。以手搖曳曰：『真箇有恁麼事，不是表法。爾輩冬瓜瓠子，那裏得知？』蓋他根本下明，但拙於語言三昧，發其要妙爾。」見宋・釋宗杲，《大慧普覺禪師語錄》，p. 887, b22-25。文中所說的「老杲和尚」是佛照法杲，或稱法雲法杲。他用「爾輩冬瓜瓠子」一語，似為慧空「不為世間瓜與瓠」之所本，蓋冬瓜儱侗、瓠子彎曲，如根機淺薄之人。天衣義懷曾云：「冬瓜長儱侗，瓠子曲彎彎。」見宋・釋師明，《續古尊宿語要》，CBETA, X68, no. 1318, p. 375, b01。雲居曉舜曾於上堂時云：「雲居不會禪，洗腳上床眠。冬瓜長儱侗，瓠子曲彎彎。」見宋・釋普濟，《五燈會元》，p. 325, a20。黃龍慧南的法嗣保寧圓璣（1036-1118）在答「如何是少實底事」一問時，引其語云：「冬瓜長儱侗，瓠子曲彎彎。」見宋・釋悟明，《聯燈會要》，CBETA, X79, no. 1557, p. 128, a24。以冬瓜和瓠子都是「少實」之物也。「油澆神」，見宋・釋師明，《續古尊宿語要》，p. 518, b03，有「天台國清寺裏油澆神，現出鳩槃茶面觜」之句，為別峯雲和尚語。國家圖書館典藏原本下緣有按語云：「油澆神者，國清寺土地神。」

170 羅提木叉者，華言「別解脫」，「最勝義」。諸善之本，以戒為根，諸善得生故。見宋・釋道誠，《釋氏要覽》，CBETA, T54, no. 2127, p. 272, b24-p. 272, c01。

171 宋・釋贊寧，《宋高僧傳》，p. 832, a20-28。

172 宋・釋贊寧，《宋高僧傳》，p. 831, b06。

173 宋・釋師明，《續古尊宿語要》，p. 518, a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萬劫繫驢橛。開口贈兩橈，老婆心更切。回首與翻身，亦未為剿絕。那堪鑊頭邊，勿令有斷絕。老戒不放伊，攜之入閩 。到處出似人，幾箇知時節。空也心膽麤，戒戒勿漏泄。」[174] 此頌標題中「戒庵主」已無可考。偈頌中的「華亭老」是「華亭船子和尚」之別稱。[175]「萬劫繫驢橛」一句，是雲門文偃垂代之語，略謂「古人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176]「橛」是控制驢、馬，繫於其口中的橫木，「萬劫繫驢橛」與北宋黃龍派的潭州大溈海評禪師（生卒年不詳）所說的「萬劫墮迷津」[177] 意義略同，都是勸人勿為語言文字所繩，以至如繫於驢口上之木橛，令其無法靈活隨機應變之意。「橈」是船槳。此處應該是說船子和尚開口贈送舟沿的船槳，更可顯示他的「老婆心切」。[178] 因此他回首與翻身，都不會被滅絕。「鑊頭邊」一詞，出杭州佛日本空禪師（生卒年不詳）的「釅茶三五椀，意在鑊頭邊」之句。[179]「釅

---

174 宋・釋慧空，《雪峰空和尚外集》，頁 65 上。按：「船子」，「明治抄本」作「舡子」。當以「船子」為是。「明治抄本」漏「勿令有斷絕」之「令」字。「麤」，「明治抄本」作「麁」。

175 見宋・釋道原，《景德傳燈錄》，T51, no. 2076, p. 315, b19：「華亭船子和尚，名德誠，嗣樂山，嘗於華亭吳江汎一小舟，時謂之船子和尚。」

176 「雲門垂代」，見五代・釋文偃，《雲門匡真禪師廣錄》，CBETA, T47, no. 1988, p. 562, a07。按：雲門所謂「古人道」之「古人」，實船子和尚語，非雲門語。見宋・釋善卿，《祖庭事苑》，p. 333, b03-07。

177 宋・釋正受，《嘉泰普燈錄》，p. 350, a10-11：大溈海評「上堂曰：『燈籠上作舞，露柱裏藏身。森沙神惡發，崑崙奴生嗔。』喝一喝，曰：『一句合頭語，萬劫墮迷津。』」

178 「老婆心切」一語，首見於唐僧義玄禪師初投江西黃檗山參希運大師之對話。義玄問黃檗「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黃檗便打。如是三問，三次遭打。蓋黃檗意欲以此令義玄自悟，而義玄不解其意而辭去，往見參大愚撣師，言三度問法而三度遭打之事。大愚言：「黃檗恁麼老婆，為汝得徹困，猶覓過在。」義玄頓時悟得希運之意，立返黃檗山受教。黃檗問云：「汝回太速生。」義玄答：「只為老婆心切。」見宋・釋道原，《景德傳燈錄》，p. 290, a19-p. 290, b06。

179 佛日本空及「釅茶三五椀，意在鑊頭邊」之句，見宋・釋普濟，《五燈會元》，p. 277, a07-p. 277, b14。《祖庭事苑》將其事重述如下：「佛日行腳時到夾山，夾山一日普請次，維那命日送茶。日云：『某為佛法來，不為送

臺灣大學哲學系

茶」是「濃茶」。「钁頭」是類似鐵鎬的刨土用農具。「釅茶三五椀」二句是說雖然也喝著三、五碗濃茶，但用意仍在平日務農之生活。故「那堪钁頭邊」二句之意是怎麼能讓平日實務之生活被打斷呢？餘六句是說：您老戒不放棄船子圖，將它帶到閩粵之地，到處出示給人看，但有幾個知道知時節的重要性呢？[180] 我慧空心膽皆粗，您戒庵主切勿露洩啊！[181] 慧空此偈頌頗有寒山詩莊諧並陳、嘻笑為樂之情趣，是「寒山體」的仿作，應是他熟讀寒山詩的結果。雖然如此，此偈頌並不像寒山詩一樣希望人們「一念了自心，開佛之知見」，[182] 進入佛門。

其他類似序贊之偈還有許多，如〈覽印無在語〉、〈草堂老師與靖名庵曰頓〉、〈頓庵〉、和〈過靈石賦頑庵〉等等。[183] 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蒙庵自東山寄龍眠畫寒山拾得圖來，令作頌。寒山著屐把箒作舞，拾得腰筒拍手而笑，豐干騎虎搔痒睨之，戲書其後云〉進一步顯示他對三聖傳說之熱衷。其語云：「二子相逢舞笑時，此翁痒發似因之。坐間一虎低頭覷，覷著三

茶來。』那云：『和上令請上座。』日云：『和上即得。』日乃將茶去作務處。見夾山，遂撼茶椀作聲。山不顧，日云：『釅茶三五椀，意在钁頭邊。』……」見宋・釋善卿，《祖庭事苑》，p. 394, a19-p. 394, b03。

180 「知時節」一詞，出杜甫的〈春夜喜雨〉一詩首兩句：「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杜詩見唐・杜甫，《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卷 1，頁 16 下。宋代禪師常用此詞於其頌古中，如此山應（生卒年不詳）：「闍梨不解知時節，開眼堂堂入鑊湯。」圓悟克勤（1063-1135）：「若解知時節，冬至一陽來。」佛鑒慧勤（懃，1059-1117）：「若是達磨兒孫，各各自知時節。知時節，為君說，九尾烏龜，莫當鼇山石鼈。」枯木法成（1071-1128）：「轉身必合知時節，擬議山藤便到頭。」見宋・釋法應，《禪宗頌古聯珠》，p. 524, a22; p. 599, b04; p. 650, a20-21; p. 667, a24。

181 「心膽麤」見宋・釋師明，《續古尊宿語要》，p. 397, a15-20，隱山璨和尚語：「釋迦彌勒是他奴，二十年來心膽麤。甘與魔王為眷屬，休將惡語張荼糊。」

182 唐・寒山子，《寒山子詩集》，頁 27 上，〈世有多事人〉之末兩句。

183 宋・釋慧空，《雪峰空和尚外集》，頁 5b，〈覽印無在語〉；頁 9b，〈草堂老師與靖名庵曰頓〉；頁 11a，〈頓庵〉；頁 18b，〈過靈石賦頑庵〉。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論文

人總是伊。龍眠畫出意不淺，空也言之恐未然。更向蒙庵問端的，榴花洞口笑掀天。」慧空所說的「榴花洞」，在閩縣福州東山。唐高宗永泰中，有樵者藍超，逐白鹿渡水入洞口石門。其始極窄，忽豁然，有雞犬人家。主翁謂曰：「吾避秦人也，留卿可乎？」超曰：「欲與親舊訣乃來。」與榴花一枝而出，恍然若夢中，再往竟不知所在。[184] 此傳說顯為陶淵明〈桃花源記〉之翻版，蒙庵大概是知李公麟畫中有三隱避桃源而自得其樂之深意，故在東山榴花洞口笑掀天。

以上書畫題詞題跋類之偈頌，更加凸顯慧空「入世間」偈頌的不涉禪理本質，與文人士大夫的書畫題跋無多大差別，顯示禪宗文化與世間文化接榫密合之情況到慧空之時已經相當成熟了！

肆、《語錄》所含「入世間」偈頌析論

慧空《語錄》所含「入世間」偈頌僅有三題，其中唱和類有〈次韻韓伯修學士讀楞嚴見寄〉，送別類有〈送莫內翰〉，贈與類有〈葉居士施直裰求頌〉，題跋類獨付闕如。以下仍依唱和、送別、贈與三類討論。

一、唱和類

〈次韻韓伯修學士讀楞嚴見寄〉的韓伯修，字子長，是福建長溪（今福建霞浦）人。理宗紹定五年（1232）徐元杰榜進士。[185] 他生平事蹟不詳，只知道任過漕使，有文集遺世，並與詩

[184] 宋．祝穆，《方輿勝覽》（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卷 10，頁 165-166。

[185]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 32，頁 1224。明．陳應賓，《福寧州志》，《天一閣明代方志選刊、續刊》第 41 冊（上海：上海書店，1990 年），卷 8，頁 290；明．史起欽，《福寧州志》（日本內閣文庫藏，萬曆 21 年，1593 年），卷 6，頁 5 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陳師道（1053-1101）及趙蕃（1143-1229）有交往。[186] 從慧空偈頌題名看來，他應該是館閣學士，且對《楞嚴經》有興趣，於讀該經之後，寄詩就教於慧空。慧空以偈頌次韻其詩云：

> 琉璃甕中走却鱉，驚起波斯一夜尋。天曉不知何所見，大悲菩薩是觀音。[187]

此偈頌之「走却鱉」一語，出自圓悟克勤答東湖居士徐俯（師川，1075-1141）指其頂像「這老漢腳跟未點地在」之語。[188] 克勤之答云：「甕裏何曾走却鱉」。[189] 為何說「琉璃甕中走却鱉」，因無韓伯修之原詩為據，難以釐測。不過，「琉璃甕」之象徵意義應是佛經，此處指《楞嚴經》，其中之「鱉」，應象徵佛法。慧空之意似為：您韓伯修在讀《楞嚴經》時，未解佛法之意，像波斯國外人一樣花了一夜尋思其意。如今已是天曉時分，您還不得要領，難道不知大悲菩薩就是觀音嗎？雖然用了佛經及禪宗掌故，只是為點破韓伯修習法之不得要領，並無特別傳授禪觀之意。

二、送別類

〈送莫內翰〉書寫的對象應該是政和二年（1112）進士第一的狀元莫儔（1089-1164）。他字壽朋，吳縣人。靖康初任翰林

---

[186] 見陳師道，〈九日無酒書呈漕使韓伯修大夫〉，宋・陳師道，《後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1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7，頁 17 下。趙蕃，〈閱韓伯修集示其子二首〉，宋・趙蕃，《淳熙稿》，《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17，頁 15 上 - 下。

[187] 宋・釋慧空，《雪峰慧空禪師語錄》，p. 254, c19。

[188] 關於徐俯生卒年及事蹟，參看黃啟方，《兩宋詩文論集》（臺北：國家出版社，2021 年），頁 206-215。

[189] 明・朱時恩，《佛祖綱目》，CBETA, X85, no. 1594, p. 753, b19-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學士知制誥，掌內外制，故稱內翰。積官至朝奉大夫，爵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其後使金，留仕偽楚張邦昌。建炎初竄全州，[190] 自號一真居士。[191] 據其友人孫覿（1081-1169）曾說：「公自曲江遷次臨川，聞踈山老僧善清者，以禪學知名，枉道造其廬。見之曰：『此身墮世網，纔脫兵火之中又，落炎方瘴癘之地，吾知其無以死矣。願聞第一義，冀有以善吾死也。』清欣然肯之。他日聽清話，若有契於心者。遂從之不去。」[192] 此段引文的「踈山老僧善清」就是慧空之師草堂善清。所以莫儔與慧空相識之時間，應該是他從嶺南遷到臨川，而慧空正在踈山跟隨草堂善清之時。莫儔還曾與大慧宗杲遊，於宗杲化寂時，曾作詩悼之，並自云：「儔與佛日大慧普覺禪師游，逾三紀矣。忽聞圓寂，不勝悲愴。天下獨步宗師云亡，孰不歎惜！自惟衰耄，屏跡海瀕，莫遑躬致茶果之奠。聊賦詩一首，以寫我心云爾。一真居士莫儔。」[193]

莫儔的〈送莫內翰〉，有五首偈頌，可分別解說如下：

其一

---

[190] 清．厲鶚，《宋詩紀事》，卷 38，頁 24 上。

[191] 見下文莫儔於宗杲化寂後所寫的悼詩序後之署名。

[192] 見孫覿，〈宋故翰林學士莫公墓誌銘〉，宋．孫覿，《鴻慶居士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3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38，頁 13 下 -22 上。按：孫覿在〈翰林莫公內外制序〉說：「政和二年春，徽宗策進士於廷，今翰林學士莫公擢第一，年二十有二矣。」參看元．馬端臨，《文獻通考》，《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10-61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32，頁 40 上，亦說是政和二年。《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說是政和三年，疑誤。見王德毅等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2722。

[193] 宋．釋宗杲，《普覺宗杲禪師語錄》，CBETA, X69, no. 1362, p. 641, c05-09。莫儔之詩云：「竹篦常握振宗風，妙喜橫行四海中。喬嶽下覽眾山小，真龍盡洗凡馬空。名標普覺白日並，塔躍寶光祥靄籠。居士幽棲身懶動，遙瞻明月恨何窮！」詩中所云，確為寫實之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論文

驚世文章夢裏花，出塵悟解眼中沙。怪來不打這皴苗，親見江西老作家。[194]

莫儔是徽宗欽點的狀元，慧空說他「驚世文章」，當不為過。但對慧空來說都是「夢裏花」罷了。而他超出塵俗的悟解，也不過是慧空的眼中之沙而已。[195] 只怪他不來打慧空這「皴苗」，未能親見他們江西之地的老作家啊！[196]

其二

一槌從使口如鼻，百煉誰知方入圓？莫怪野人高索價，從來佛祖不曾傳。[197]

禪師上堂說法時有「鉗槌」、「鼓槌」、「打槌」、「白槌」（鳴槌白事）或「拈槌豎拂」之動作，或言「下一槌」、「直下一槌」、「一槌直下」等等都是。慧空之意是：他能直下一槌，便能使莫儔變口如鼻而不多言，[198] 經過千錘（槌）百煉之後，誰知您是否能縱橫得妙，左右逢原呢？[199] 您莫怪我這個野人對您

---

194 宋・釋慧空，《雪峰慧空禪師語錄》，p. 254, c08。

195 陳師道，〈送蘇迨〉一詩有「出塵悟解多為路，隨世功名小着鞭」之句。見元・方回，《瀛奎律髓》，《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6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24，頁 41 上。

196 慧空被曾幾認為是江西詩派中人，所以他的「江西老作家」有可能是自指或是另指其創立者黃庭堅。

197 宋・釋慧空，《雪峰慧空禪師語錄》，p. 254, c10。

198 按：杜恕〈體論〉曰：「束修之業，其上在於不言，其次莫如寡知。諺曰：『使口如鼻，至老不失。』」見宋・李昉等，《太平御覽》，《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93-90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367，頁 15 上 - 下。

199 宋宏智正覺禪師機緣語：「如何是『方入圓』，師曰：『縱橫得妙，左右逢源』。」見宋・釋正覺，《明州天童景德禪寺宏智覺禪師語錄》，CBETA, J32, no. B272, p. 198, b08。又〈浮山遠錄公十六題〉之第十六「方入圓」：「方入圓者，縱橫得妙，左右逢原，更無滯礙，隨口道來，無可不可，能入圓通三昧也。」見清・性統，《五家宗旨纂要》，CBETA, X65, no. 1282, p.

臺灣大學學術資訊網

「索價」太高，因為佛祖從來都不曾傳他的正法眼藏啊！[200]

其三

黃龍室內三關語，趙老青州一布衫。何事臨分無別說，則川龐老是同參。[201]

「黃龍三關語」通常稱「黃龍三關」，即黃龍慧南（1002-1069）接引學人的三個問題。據說，黃龍在室中舉手問僧：「我手何似佛手？垂足曰：我腳何似驢腳？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學者莫有契其旨，叢林目之為「黃龍三關」。[202]「趙老青州」一句，指趙州從諗禪師（778-897）答學人的「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之語。[203] 慧空之意是說，黃龍在其室內有三關語接引學人，趙州從諗用「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之語來答學人之問。為何你我在臨分別時沒有別的可說呢？因為我們就像則川和尚和龐居士一樣是同參啊！[204]

其四

試問同參參底事，華亭秋晚水如天。離鈎三寸無人會，風起蘆花落釣船。[205]

276, b23-24。

[200] 洞山有頌云：「錢敲磕髑髏無用處，從來千聖不曾傳。」此似即「從來佛祖不曾傳」一句之所本。見宋．釋法應，《禪宗頌古聯珠》，p.748, a9-10。

[201] 宋．釋慧空，《雪峰慧空禪師語錄》，p. 254, c12。

[202] 宋．釋正受，《嘉泰普燈錄》，p. 303, a1-2。關於「黃龍三關」之形成，參黃啟江，《北宋黃龍慧南禪師三鑰：宗傳、書尺與年譜》（臺北：學生書局，2015 年）。

[203] 唐．釋從諗，《趙州和尚語錄》，p. 364, a07。原文說：「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

[204] 則川和尚又稱則公，因為是蜀人，故又稱則川。他與龐居士都是馬祖道一法嗣，故云同參。

[205] 宋．釋慧空，《雪峰慧空禪師語錄》，p. 254, c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同參參底事」是本楊岐方會禪師（992-1049）答九峯勤禪師（生卒年不詳）「今日喜得箇同參」所說的「同參底事作麼生」之語。「華亭秋晚」以下各句，用秀州華亭船子德誠和尚接引夾山會之典故。其間，船子和尚說：「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夾山擬開口，被船子一橈打落水中。他纔上船，船子又曰：「道！道！」夾山擬開口，船師便打。[206] 故事中的「千尺」、「深潭」是「水如天」之所指，而「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即第三句「離鉤三寸無人會」之所指。又此句，在宋代禪師或居士之頌古，往往被代以「離鉤三寸無人道」、「離鉤三寸如何道」和「離鉤三寸何不道」，或在第一句，或在第三句。而在第三句之下，張商英（1043-1122）接以「笑倚蘭橈自點頭」，[207] 尼無著妙總（1095-1170）接以「便有金鱗暗點頭」。[208] 在第一句之下，則有真歇清了（1089-1151）承接的「駐擬還同眼裏沙」，[209] 和竟陵海首座（生卒年不詳）的「法眼無瑕瑕轉多」。[210] 慧空的「風起蘆花落釣船」，表面意思不言可喻，但其象徵意義則與張商英之「笑倚蘭橈自點頭」近似，都是無拘無束、尋常自然、機巧應變、卷舒在我的反應，也是首句同參底事的真實底蘊。

其五

今者叢林走大聲，不言無眼只無睛。願公善保千鈞重，莫

206 宋・釋法應，《禪宗頌古聯珠》，p. 578, a24。宋・釋善卿，《祖庭事苑》，p. 384, c23-24。
207 宋・釋法應，《禪宗頌古聯珠》，p. 578, b16。
208 宋・釋法應，《禪宗頌古聯珠》，p. 578, c04。
209 宋・釋法應，《禪宗頌古聯珠》，p. 578, b24。
210 宋・釋法應，《禪宗頌古聯珠》，p. 578, c0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管他家熱椀鳴。[211]

「叢林走大聲」是江西臨川感山曉瑩（生卒年不詳）評祖詠（活躍於南宋淳熙朝）所撰大慧宗杲禪師年譜之語，應是大而無當之意。曉瑩於評祖詠之若干說法後，又言及祖詠所云「師居梅州，衲子追隨於荒寒寂寞之濱，丐一言、冀一盼，以為終身慰幸，足可下視諸方」等語。[212] 曉瑩評說：「若爾，則適足取笑諸方。以老師、參徒，非標志於宗門本分事。乃東山頌『今者叢林走大聲』之謂也！」[213] 慧空之意是誇大老師被參徒追隨之事，不是記錄宗門事蹟應盡的本分，這是「今者叢林走大聲」之句意。整首偈頌之意是：今日那些在叢林慣言誇大過實的禪宗參徒，不知他們不僅無眼也無睛，不足為訓。願您莫儔善自保護自己肩上的千鈞重負，認真習佛，莫要去管他人熱碗的鳴聲。按：「熱椀鳴」同「熱碗鳴」，[214] 即「熱碗鳴聲」之意。「熱椀鳴聲」在禪籍中都出現於「祖佛言教是什麼熱椀鳴聲」之句中，[215] 也就是說，祖師所傳的佛祖言教，只是如「熱椀鳴聲」的浮誇語言和華而不實之說，此類鳴聲，不管誰家所發，慧空勸莫儔莫去理睬。

以上五首偈頌之目的，都是藉禪宗不立文字之教，勸導狀

---

[211] 宋・釋慧空，《雪峰慧空禪師語錄》，p. 254, c16。

[212] 按：今本《大慧普覺禪師年譜》並無此段，當在祖詠之原稿內。據 曉瑩之法兄弟遯庵宗演說，他得江西瑩雲臥（按：及雲臥曉瑩）書，「亹亹譏其闕失，與昔所聞，果若符契。逮開禧乙丑（1205），青山無事，始獲校訂，刪入六十餘處，粗得無差。」參宋・釋祖詠，《大慧普覺禪師年譜》，CBETA, J01, no. A042, p. 807, b09-16。

[213] 宋・釋曉瑩，《雲臥紀譚》，p. 682, a09-13。

[214] 《正字通》云：「椀與盌同。」又云：「盌烏捲切，剜，上聲。《說文》，小盂，俗作『椀』。」日本・釋道忠，《禪林象器箋》，頁 818 上。

[215] 如宋・釋克勤，《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CBETA, T48, no. 2003, p. 166, c03；宋・釋重顯，《明覺禪師語錄》，CBETA, T47, no. 1996, p. 692，a25-26；宋・釋正覺《宏智禪師廣錄》，CBETA, T48, no. 2001, p. 33, c16-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元莫儔勿因為他有「驚世文章」之能，而一意追求浮誇虛美的辭章，陷入文字障中，不能悟道。而應反求諸己，靜觀世事，善保其天資良能，創出一番事業。莫儔既然學禪於草堂善清，自然知道不立文字之教，不待慧空之開示。但能知未必能行，何況莫儔之志只在辭章、政治，[216] 不在禪悅。

三、贈與類

〈葉居士施直裰，求頌〉為六言之偈頌，所贈對象廣南葉順居士，身分已不可考。

廣南葉順居士，施我褐紬直裰。比之七斤布衫，這個猶難提掇。天寒雪落便披，日暖風和即脫。脫著畢竟是誰，慚愧觀音菩薩。[217]

這首偈頌第二句的「褐紬」應是宋人所穿的「涼衫」，在士大夫及僧侶間甚為流行。根據宋人葉寘（活躍於 1230s-1240s）之《愛日齋叢鈔》，「近年內臣或班行製褐紬為涼衫，漸及士大

---

[216] 按：莫儔於宋代被認為是賣國賊，譬如王稱在《東都事略》就說，徽、欽二帝北狩時，皇后、太子、親王、帝姬、宗室、宮嬪及駙馬等，節次出京師。「金人又遣莫儔、吳幵移文城中，令百官、僧道、耆老、軍民共議立張邦昌治國事。」見宋・王稱，《東都事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8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126，頁 9 上。結果張邦昌即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陵，王時雍率百官遽拜之，時雍權領尚書省吳幵、莫儔皆權樞密院，吕好問門下侍郎，徐秉哲中書侍郎，范瓊以斬吳革功陞正任觀察除殿帥。「大抵往來議事者，幵、儔也。」見宋・宇文懋昭，《重訂大金國志》，《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8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30，頁 3 下。南宋・魏了翁更言：「靖康末，吳幵、莫儔、王時雍、徐秉哲，挾偽楚以叛，城中士大夫負國賣降者，行若狗彘，固不足深數……」，見魏了翁，〈跋向侍郎（子諲）拘張邦昌家屬檄稾〉，宋・魏了翁，《鶴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72-117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59，頁 2 上。

[217] 宋・釋慧空，《雪峰慧空禪師語錄》，p. 256, a19-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夫。俄而，兩府亦服之。今正郎署中免靴者服之尤眾，[韓] 持國輩非之，不肯服。又云：『凉衫以褐紬為之，以代氅袍。』韓持國云：『始於內臣班行，漸及士人。今兩府亦然……。』」葉寘又引韓元吉的《桐陰舊話》說宋「京師朝例，公服乘馬，因中官及班行製褐紬為衫者，施于公服之上，號『涼衫』，既而雖二府亦服之，然士大夫至有幞首涼衫而下不衣公服者。」[218]「直裰」，亦作「直掇」。根據趙彥衛（1140-1210）之《雲麓漫鈔》，「古之中衣，即今僧寺行者直掇，亦古逢掖之衣。」[219]「逢掖之衣」又稱「馮翼之衣」，隋唐朝野服之謂，北宋呼為「直掇」，[220] 至宋代，既是讀書人所穿之便衣，僧人亦常穿著。第三句的「七斤布衫」，喻指上文所說趙州從諗禪師答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之語；亦即「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221] 後來雪竇重顯用「七斤布衫」一語說：「這箇七斤布衫能有幾人知？如今拋擲西湖裏。萬法歸一，一亦不要，七斤布衫亦不要！」[222] 雪竇之意是七斤布衫是不存在之物，與萬法歸一之問都是虛語，都是空的。慧空之頌似說葉順居士所贈的直掇，更重於七斤布衫，若要穿它，就變成一種執著，所以更難提起穿著。若天寒落雪時披上，日暖風和即脫下，那麼執著於脫和穿此直掇的究竟是誰？言下之意是他自己。也就是說，自己若執著於穿、脫直裰而不識空之行為，豈不愧對觀音菩薩？

---

[218] 宋．葉寘，《愛日齋叢鈔》（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卷 5，頁 108-109。按：「紬」，音綢，古同「綢」。

[219]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60。

[220] 明．唐順之，《荊川稗編》，《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53-95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84，頁 47 上。

[221] 見宋．釋克勤，《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p. 750, a18-19。元．釋道泰，《禪林類聚》，p. 027, a21：「趙州諗禪師。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

[222] 宋．釋克勤，《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p. 182, a22-24。

臺灣大學哲學系圖書資料庫

此首偈頌是藉葉順居士贈直裰求頌之機會，略言執著於穿、脫直裰之意念，有自我揶揄辜負所學之意，目的不在對葉順居士強說禪法。

伍、結論

以上析論雪峰慧空禪師「入世間」偈頌之類別及內涵，可從三個角度去理解「入世間」之意義。其一，就書寫對象為非禪佛中人而言之「入世間」；其二，就世俗生活感興和發悟而言之「入世間」；其三，就作者呈現其創作技巧及文學造詣為旨趣而言之「入世間」。文中所分之四類偈頌，都可以從此三個角度去觀察。就書寫對象言，都是士大夫和居士，其生活空間都非寺院，與寺院接觸，也非其生活主軸。慧空之吸引他們，並與之唱和也是因其既為禪師又善文辭之故。就世俗生活之感興和發悟言，也多為對一般人日常生活行事經驗的體悟與感想。就呈現作者創作技巧及文學造詣言，可由作者以文學語言對微末瑣碎事物的描寫。雖然因書寫對象身分與教育程度之高低偶而有使用佛禪名相和語彙之情況，但除了極少數如〈贈寥元飾〉之外，目的都不在傳法說教或勸人改變宗教信仰（proselytization）。若拿來與下列寒山詩露骨的說教勸修之詞來做比較，其差別至為明顯。寒山詩如：

> 生前大愚癡，不為今日悟。今日如許貧，摠是前生作。今日又不修，來生還如故。兩岸各無船，渺渺難濟渡。[223]
> 不行真正道，隨邪號行婆。口慙神佛少，心懷嫉妒多。背後噇魚肉，人前念佛陁。如此修身處，難應避柰何！[224]

[223] 唐・寒山子，《寒山子詩集》，頁 9 下。
[224] 唐・寒山子，《寒山子詩集》，頁 14 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惡趣甚茫茫，冥冥無日光。人間八百歲，未抵半宵長。此等諸癡子，論情甚可傷。勸君求出離，認取法中王。[225]
>
> 世有多解人，愚癡徒苦辛。不求當來善，唯知造惡因。五逆十惡輩，三毒以為親。一死入地獄，長如鎮庫銀。[226]

這幾首隨機抽選的寒山詩，其傳教旨意非常清楚，內容分別含佛教所稱的宿業、外道、偽善、癡愚、作惡、因果報應而至於勸導信教修佛，顯然都與慧空之偈頌大異其趣。也就是說，慧空雖引喻佛理或禪語，對教外之文人居士並不存有明顯的宗教勸化之目的，與不少禪師與士人間之唱和、寄贈、遣興、抒情之詩作不僅旨趣相近，所用的唐宋文人士大夫古、近體詩之形式，也大致相同。與著有詩文集之宋代禪師所作詩相比，二者之間之「入世間」內涵並無二致，其所關注，也在生活起居、宦途履歷、山水遊興、風月景物等，不關佛理。以下抽樣選出明教契嵩（1007-1072）、參寥道潛（1043-1106）及覺範慧洪（1071-1128）的幾首「入世間」詩為例，進一步說明。

契嵩《鐔津集》所含之幾首「入世間」詩中，有〈郎侍郎致仕〉是寫給臨安人並曾任越州、揚州和明州刺史而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的武林居士郎簡（968-1056）。詩云：「平時獨高謝，道勝欲韜光。白髮辭明主，青山戀故鄉。藥畦容鶴到，吟徑恐雲藏。更愛禪林臥，時來拂石床。」[227] 其詩為贈郎簡賀其致仕的古體詩，全詩只描述郎簡的平居性向及其退隱的素志，無借佛理以

---

[225] 唐．寒山子，《寒山子詩集》，頁 16 上。

[226] 同前註。

[227] 郎簡履歷見元．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卷 299，頁 9927。〈郎侍郎致仕〉一詩，見宋．釋契嵩，《鐔津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9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20，頁 10 上 - 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勸他信佛之意。又他的〈送章表民秘書〉，是為浦城章望之（生卒年不詳）來訪離去後所寫之送別詩。其詩為古體，長達五十二韻，大致描寫章望之與周感之來訪，[228] 三人「促席言志，直吐胸臆」之大概，其先素描章望之為學作文、議論古今、經世致用之抱負，及沈於下僚，有志南伸，而欲歸家鄉田畝，與老農「事鎡基」之感慨與無奈。次則鼓勵他耐心等候天子徵召，勿輕言放棄，待時機成熟，自有廟堂之士不會無視於他這位皐夔之賢，並以結句「朝廷若問平津策，賢良第一非君誰」祝他成功。全詩無一句言佛理，倡禪教，勸章望之習佛之意。他的〈送周感之入京詩敘〉，更以騷體表達他對周感之的「眷戀之思」而有「與君游兮，我心日休。與君別兮，我心日憂……江南五月兮，瑶草蘼蘼；早歸來兮，慰此相思！」等句，[229] 都是純粹「眷戀之思」，別無他腸。

---

[228] 見〈送章表民秘書〉，宋・釋契嵩，《鐔津集》，卷 20，頁 2 下 -4 上。按：周感之生平事蹟。除見於《鐔津集》外，他書都未見。《鐔津集》收有契嵩致周感之書四通。其〈與周感之員外書〉，對感之似有微詞，以其信陰陽家之言、欲遷葬其先父，而未使歸葬故里。其〈周感之更字敘〉言感之原名應，字感之，建議更改其字為誠之，以為「誠乃能與天地殊類相。」此書略述周感之經歷與為人，略云：「周君始事父母，則鄉人稱其孝。及仕而廉明，歷官品凡一簿一尉。其人若緇黃、儒素，皆喜其仁德。此非以誠待物，焉能其善之之如是邪？而君勞於縣吏，積十餘年，自不以其濡滯而苟薦於知已，問之則曰命也。」其〈送周感之入京詩敘〉更強調感之為人之誠而云：「感之以父喪罷官，即錢塘僦屋而居三年，雖無擔石之儲，泊如也。未嘗踵權豪之門以聲其窮，接交游以誠，不以其才，故與其交，故士大夫而下逮閭巷之人，識與不識，皆賢其為人。……如感之，仁義出於其天性，讀書為學，識度明遠，論古今禮樂刑政，指其當否，無有不是者。使其得志行於一州一邑，以至天下國家，必能政教、惠百姓，令人無怨望，豈止自信而固窮為賢耶。」〈送周感之秘書南還敘〉，描寫契嵩客錢唐兩年，初識周感之，於兩人晤談後所得之印象。略言周感之為臨封人（今廣東封開縣地），以文詞奮，誓言非由進士得官不為也。嘗四舉屈於有司，而不變其心。及得之，未始以所官遠於家而讓君命。由京師如故鄉迎其親而來錢唐……」。

[229] 契嵩，〈送周感之入京詩敘〉，宋・釋契嵩，《鐔津集》，卷 13，頁 5 上 -6 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契嵩的「入世間」詩，包括直接唱和、贈寄、送友敘詩、和他與釋仲晦懷晤和浩然居士楊蟠（公濟，約 1017-1106）的〈山游唱和詩集〉，幾乎都無傳達佛教義理或禪門宗旨之意。茲再舉他的〈送郭公甫朝奉詩叙〉為例。此詩敘是為寄贈當塗郭祥正（1035-1113）所作。郭祥正字功父或功甫，契嵩誤為稱公甫。[230] 他號謝公山人、醉引居士、淨空居士、漳南浪士等，因「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聲，梅堯臣方擅名一時，見而歎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231] 故契嵩在其詩敘中說：「與坐客聽其自誦，雖千言必記，語韻清暢，若出金石，使人驚動而好之。雖梅聖俞、章表民以為李太白復生，以詩張之四海九州……」[232] 因感於郭祥正真若龜龍麟鳳偉奇之物，而不願見他「汩於泥塗，委於荊杞」，為君子之所惜，又恐他「盡是紆餘誕謾，遂與世浮沉」，故契嵩又賦詩以祝之。其詩亦騷體，以「熟水泚泚兮，可漱可滌；熟山亭亭兮，可休可適。胡歉屏居，胡羨首迪」作結，[233] 無絲毫勸習禪佛之意。至於〈山游唱和詩集〉共六十四篇，契嵩所作者有二十四首，本質上都是言山中林下遊賞之樂、流雲澗水涵泳之思、曠放詩興景物之情。雖偶而提及佛教，也僅僅是以佛教人物或掌故入詩，未談佛法之勝，無任何鼓動人信佛或以禪佛之道昇華悲情之勸。[234]

---

[230] 除契嵩外，宋人似都無稱他為公甫者。

[231] 元．脫脫，《宋史》，卷 444，頁 13123。

[232] 契嵩，〈送郭公甫詩叙〉，宋．釋契嵩，《鐔津集》，卷 13，頁 3 上 -4 上。

[233] 同前註。

[234] 譬如，其次韻楊蟠的〈約冲晦宿東山禪寺精舍先寄〉有「襄陽習子不貪官，欲友幽人擬道安」兩句，略用佛教掌故；同詩「初論浮世慚年老，久對清規苦夜寒」兩句，提到自己奉持佛教清規。次韻懷晤〈將訪永安東山禪師先寄〉，以東林十八賢人物宗雷及惠永入詩。次韻和詶楊蟠的〈遊靈隱遇雨呈普慈及二詩翁〉有「况有禪翁通妙理，徘徊重欵扣真源」兩句，只是言禪師普慈等「通妙理」，楊蟠可去「扣真源」，但並無欲為他說教之意。〈公濟

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

參寥道潛之「入世間」詩大致亦與契嵩詩一樣，多以友情詩興為主題，幾無言佛法大義者。由於其「入世間」詩甚多，且多次韻、酬和、寄贈、送別之作；書寫對象以孫覺（莘老，1028-1090）、秦觀（少游，1049-1100）、蘇軾（子瞻，1037-1101）、曾孝序（逢原，1049-1127）、樓异（試可，元豐八年進士）等為多，非此處所能詳述，僅稍取兩首為例。其一為〈與曾逢原寺丞相別〉，詩云：「落葉追奔卷地飛，淮流轉處楚山稀。君騎黃鵠朝天去，我憶青松舊壑歸。道在不須驚契闊，情親聊用惜分違。嵓居祿隱都如夢，莫向秋風歎式微。」[235] 全詩寓意甚明，與士人間送別抒感之詩無大差異，雖頗能表現其超脫不羈之心態，但「道在不須驚契闊」和「嵓居祿隱都如夢」之句所表達之思緒，也已經深植許多士人之心裏，不必視為與佛教相關涉。其二為〈次韻秦少游學士〉（觀宗室大年觀察所畫江干晚晴圖四首），其詩云：「數幅生綃上，形容萬態心。坐窺天下勝，何用遠登臨。」「漠漠雲披岫，斑斑雨弄晴。橫江舟一葉，注目使人驚。」「陽秋闕肝膈，無處見微茫。時作丹青戲，風流冠帝鄉。」「參差山接野，渺莽水連空。笠釣沙頭客，真宜避世翁。」四首都是他對宗室趙令穰（生卒年不詳）《江干晚晴圖》藝術鑑賞所產生的聯想，與佛法全無關係。[236]

冲晦出山次日奉寄〉有「孫綽曾陪支遁遊，千年人謂兩風流」兩句，也只是以佛教掌故入詩，無以佛法教人之意。見〈山游唱和詩集〉，宋・釋契嵩，《鐔津集》，卷 21，頁 2 下、3 上、5 上、13 下。

235 宋・釋道潛，《參寥子詩集》，《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卷 3，頁 5 下。

236 趙令穰，字大年，宋宗室，「游心經史，戲弄翰墨，尤得於丹青之妙。所作甚清麗雪景類王維筆，汀渚水鳥有江湖意。又學東坡作小山蔟竹，思致殊佳；但筆意柔嫩，實少年好奇耳。」見元・夏文彥，《圖繪寶鑑》，《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3，頁 19 下。趙令穰活躍於北宋神宗、哲宗朝。官至光州防禦使、崇信軍觀察留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網

覺範惠洪的「入世間」詩為數最多，最常次韻、唱和或寄贈之對象為汝陰王銍（性之，?-1144）、了翁陳瓘（瑩中，1057-1124）、建昌李彭（商老，生卒年不詳）、襄邑許顗（彥周，生卒年不詳）、姑溪居士李之儀（端叔，1038-1111）、東湖居士徐俯，曾孝序等等甚多，僅隨意選取三篇為例。〈陳瑩中左司自丹丘欲家豫章，至溘浦而止，余自九峯往見之。（二首）〉，其第一首云：「鴈蕩天台看得足，却搬兒女寄蓬窓。徑來漳水謀三頃，偶愛廬山家九江。名節逼真如醉白，生涯領略類湘龐。向來萬事都休理，且聽樓鐘噎夜撞。」第二首云：「與公靈鷲曾聽法，游戲人間知幾生。夏口甕中藏畫像，孤山月下認歌聲。翳消已覺華無蒂，鑛盡今知珠自明。遠壑夕陽殘雨後，一番飛絮滿江城。」[237] 此是面見陳瓘所作，除了「與公靈鷲曾聽法，游戲人間知幾生」兩句稍涉聽佛法之因緣外，多是讚陳瓘之語，無論佛道之意。其〈次韻李端叔見寄〉是次韻李之儀詩的唱和之作，詩云：「一官游戲且同塵，夢寐江湖亦可人。軒冕久知身是寄，魚蝦纔說口生津。解嘲鏡裏蕭疎髮，時吐毫端浩蕩春。自古浯溪好風月，買山終欲與君隣。」[238] 此詩輕描兩人交遊同饌，望卻塵囂，賦詩相戲，甚至欲卜居為鄰之友情及心境，亦無談佛理之意。

他的〈徐師川罪余作詩多恐招禍，因焚去筆硯，入居九峯投老庵，讀高僧曇諦傳；忽作數語，是足成之以寄師川，師川讀之，想亦見赦。（二首）〉之一云：「歸來臥起有餘適，老去消磨無雜緣。門外不知何歲月，夢中亦覺在雲泉。千年高道誰酬價，一世清閑我賣錢。安得道人江北去，此詩先錄寄師川。」其

[237] 宋．釋惠洪，《石門文字禪》，卷 11，頁 19 上 - 下。
[238] 宋．釋惠洪，《石門文字禪》，卷 11，頁 19 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云：「古書漫滅字爛斑，眼倦頹然整頓閑。以法為親疎世相，視身如幻寄人間。業緣有盡今脫手，老態無因日上顏。已辦一瓢期澗飲，要刳余 [餘] 潤到崑山。」[239] 此二首詩雖有「千年高道」、「以法為親」、「視身如幻」和「業緣有盡」等佛家語，但只是夫子自道，蓋答徐俯之警告，欲請寬赦其罪，而無藉機論佛法之意。

惠洪也寫偈頌，但多與教內禪人、先師、同門、法友及古德相關。其與古德相關者在一般語錄都以「頌古」標示之，《石門文字禪》並未將其細分。不管如何，其偈頌多言教法。偶有答教外人士之問，略涉佛名禪悅，也是點到為止。其〈次韻楊君所問〉云：「學道全無箇入頭，老師曾指路蹤由。岸如欲上先停棹，車若不行須打牛。殘蕚萬枝紅錦墮，暮雲一縷碧煙浮。為君直截根源說，不落春緣會也不。」[240] 此是典型的禪偈，是勸教外人士學道之要領，可以說表現了偈頌說理的特色。其〈次韻李商老送杲上人還石門〉云：「解彈無絃琴，急拍紅牙碎。得生覩史天，寃債有頭對。須知渺潭禪，妙出言詮外。猛焰爐中墮指冰，箭鋒拄處君休味。」[241] 此也是典型的偈頌。前五言部分有「覩史

---

[239] 宋・釋惠洪，《石門文字禪》，卷 12，頁 3 上 - 下。按：《四庫全書》本「余潤」作「餘潤」。見宋・釋惠洪，《石門文字禪》，《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1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卷 12，3 下 -4 上。

[240] 宋・釋惠洪，《石門文字禪》，卷 17，頁 17 下 -18 上。

[241] 宋・釋惠洪，《石門文字禪》，卷 17，頁 9 上。按：「無絃琴」一詞，見昭明太子〈陶淵明傳〉：「歸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東晉・陶潛，《箋注陶淵明集》，《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卷 10，頁 16 上。李白，〈贈臨洛縣令皓弟〉有句云：「陶令去彭澤，茫然太古心。大音自成曲，但奏無絃琴。」唐・李白，《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卷 9，頁 22 上 - 下。「紅牙碎」出黃裳，〈滿庭芳・詠浮橋〉句：「好是樂成初宴，紅牙碎、聲隱晴雷。」見宋・黃裳，《演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2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31，頁 4 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網

天」（按：即兜率天，Tuṣita）、冤債、渤潭禪等與佛、禪相關之語，但只是名相。末尾七言兩句，含意較深。「指冰」一詞，疑即「指冰為水」之方便，本《金光明經》的過去、無明、現在之「三道說」，或煩惱道、業道和苦道。其經云：「大經云：無明與愛是二，中間名為佛性。中間即是苦道，名為佛性者，名生死身為法身，如指氷為水爾，煩惱道者，謂無明愛取，名此為般若者，如指薪為火爾。業道者，謂行有乃至五無間皆解脫相者，如指縛為脫爾。」[242]「箭鋒拄處」一語，當是本雪竇重顯禪師「然則論戰也箇箇力在箭鋒相拄」之上堂陞座所說，[243] 為其教學示眾之語，須知其深意，故惠洪對李彭說「君休昧」，表示希望他能明白之意。

比較以上惠洪兩首「入世間」偈頌，可知佛法禪理之傳示與否，並無定規，全看他對偈頌受贈者所處的時空、環境與行事脈絡；但這也未必能解釋一般禪師「入世間」偈頌的意涵。以雪竇重顯禪師來說，其偈頌雖佔其著作之少數，[244] 且多寄贈禪者，「多語涉禪宗，與道潛、惠洪諸人專事吟咏者，蹊逕稍別。」[245] 但其「入世間」偈頌，似未必「多涉禪宗」。譬如，〈寄于祕丞（二首）〉云：「石徑通巖竇，引步藏欹側。蓬萊人不來，掃盡蒼苔色。」「飛瀑千萬層，五月狀冰雪。將期雲霧開，永夜對孤

[242] 隋．釋智顗，《金光明玄義》，CBETA, T39, no. 1783, p. 4, a26-b02。
[243] 宋．釋重顯，《明覺禪師語錄》，p. 695, a09。
[244] 按：雪竇重顯有《雪竇七集》傳世，但似以「頌古」、「拈古」為其主軸。參看黃繹勳，《雪竇七集之研究》（臺北：法鼓文化，2015 年）。
[245] 見《四庫全書》，宋．釋重顯，《祖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9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頁 1 上 - 下。提要：「乃其詩集。前有僧文政序稱師自戾止雪竇，或先德言句，師因而頌之，或感興懷別貽贈之作，總輯成二百二十首。……故其詩多語涉禪宗，與道潛、惠洪諸人專事吟咏者，蹊逕稍別。」然所云「二百二十首」詩，於《明覺禪師語錄》被標示為「偈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月。」[246] 兩首都是純粹寫景，不涉禪宗。又〈同于祕丞賦瀑泉〉云：「大禹不知鑿，來源亦自成。色應鄰眾白，聲合讓孤清。遠勢曾吞海，飛流未噴鯨。靈槎如可泛，天派問歸程。」[247] 此首也是借景抒懷，不假禪語。其〈寄石祕校〉一首云：「重林冥坐久，引望復遲遲。煩暑未消日，涼風來幾時。天雲飛積火，巖溜散垂絲。欲擬相尋去，浮生已共知。」[248] 寫懷念石曼卿之情。其他如致李遵勗（988-1038）之〈寄李都尉〉所云：「水月拈來作者殊，東西南北謾區區。也知金粟李居士，端坐重城笑老盧。」[249] 致曾會（952-1033）之〈寄池陽曾學士〉所云：「山萬重兮水萬枝，堆青流碧冷便宜。算來免得生遙恨，不在詩情在祖師。」[250] 除了「金粟」、「老盧」、「祖師」略涉佛教、禪宗，用來做譬喻之外，皆無言佛理與禪法之意。

總而言之，南北宋禪師之偈頌甚多，其「多涉禪宗」應為事實，但其「入世間」之偈頌則未必然。由於此類偈頌數量龐大，筆者無意以本文所析論之雪峰慧空「入世間」偈頌之多樣性，及上述諸例，就此議題做一「通則化」之認定。不過，嘗鼎一臠，或可略知其大概吧！

---

[246] 宋・釋重顯，《明覺禪師語錄》，p. 701, b10-14。宋・釋重顯，《祖英集》，卷上，頁 15 上 - 下。

[247] 宋・釋重顯，《明覺禪師語錄》，p. 702, a16-19。宋・釋重顯，《祖英集》，卷上，頁 18 上 - 下。

[248] 宋・釋重顯，《明覺禪師語錄》，p. 702, a28-p. 702, b02。宋・釋重顯，《祖英集》，卷上，頁 19 上。按：石秘校應為石延年（曼卿，994-1041），他官至秘閣校理、太子中允，故稱石秘校。

[249] 宋・釋重顯，《明覺禪師語錄》，p. 704, a26-28。宋・釋重顯，《祖英集》，卷上，頁 29 上。

[250] 宋・釋重顯，《明覺禪師語錄》，p. 704, a29-p. 704, b02。宋・釋重顯，《祖英集》，卷上，頁 29 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徵引書目

藏經代號：T= 大正藏；X= 新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J= 嘉興藏

一、藏經經名及冊數

魏．釋康僧鎧譯，《佛說無量壽經》，CBETA, T12, no. 0360。

後秦．釋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CBETA, T14, no. 0475。

劉宋．釋求那跋陀羅譯，《楞伽阿跋多羅寶經》，CBETA, T16, no. 0670。

唐．釋窺基，《妙法蓮華經玄贊》，CBETA, T34, no. 1723。

唐．釋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唐．釋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CBETA, T36, no. 1736。

後秦．釋僧肇，《注維摩詰經》，CBETA, T38, no. 1775。

隋．釋智顗，《維摩經略疏》，CBETA, T38, no. 1778。

隋．釋智顗，《金光明玄義》，CBETA, T39, no. 1783。

唐．釋宗密，《註華嚴法界觀門》，CBETA, T45, no. 1884。

唐．釋義玄，《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CBETA, T47, no. 1985

五代．釋文偃，《雲門匡真禪師廣錄》，CBETA, T47, no. 1988。

宋．善昭，《汾陽無德禪師語錄》，CBETA, T47, no. 1992。

宋．釋法演，《法演禪師語錄》，CBETA, T47, no. 1995。

宋．釋重顯，《明覺禪師語錄》，CBETA, T47, no. 1996,

宋．釋克勤，《圓悟佛果禪師語錄》，CBETA, T47, no. 1997。

宋．釋宗杲，《大慧普覺禪師語錄》，CBETA, T47, no. 1998a。

宋．釋正覺《宏智禪師廣錄》，CBETA, T48, no. 20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宋・釋契嵩，《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唐・釋玄覺，《永嘉證道歌》，CBETA, T48, no. 2014。
宋・淨善，《禪林寶訓》，CBETA, T48, no. 2022。
宋・釋克勤，《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CBETA, T48, no. 2003。
五代・釋延壽，《宗鏡錄》，CBETA, T48, no. 2118
宋・釋志磐，《佛祖統紀》，CBETA, T 49. no. 2035。
元・釋覺岸，《釋氏稽古略》，CBETA, T49, no. 2037。
宋・釋贊寧，《宋高僧傳》，CBETA, T50, no. 2061。
宋・釋道原，《景德傳燈錄》，CBETA, T51, no. 2076。
明・釋居頂，《續傳燈錄》，CBETA, T51, no. 2077。
宋・釋契嵩，《鐔津文集》，T52, no. 2115。
元・釋子成，《折疑論》，CBETA, T52, no. 2118。
宋・釋道誠，《釋氏要覽》，CBETA, T54, no. 2127。
唐・釋玄應，《一切經音譯》，CBETA, T54, no. 2128。
宋・釋法雲，《翻譯名義集》，CBETA, T54, no. 2131。
宋・釋遵式，《注肇論疏》，CBETA, X54, no. 870.
宋・釋知訥，《證道歌註》，CBETA, X63, no. 1241
唐・釋文益，《宗門十規論》，CBETA, X 63, no. 1226。
清・釋儀潤，《百丈清規證義記》，CBETA, X63, no. 1244。
明・釋戒顯，《列祖提綱錄》，CBETA，X64, no. 1260。
宋・釋善卿，《祖庭事苑》，CBETA, X64, no. 1261。
清・性統，《五家宗旨纂要》，CBETA, X65, no. 1282。
宋・釋法應，《禪宗頌古聯珠》，CBETA, X 65, no. 1295。
宋・釋子昇、釋如祐編，《禪門諸祖師偈頌》，CBETA, X66, no. 1298。
元・釋道泰，《禪林類聚》，CBETA，X67, no. 1299。
宋・釋賾藏主，《古尊宿語錄》，CBETA, X 68, no. 13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宋・釋師明，《續古尊宿語要》，CBETA, X68, no. 1318。
唐・釋道一，《馬祖道一禪師語錄》，CBETA, X 69, no. 1321。
五代・釋義存，《雪峰義存禪師語錄》，CBETA, X69, no. 1333。
唐・龐蘊，《龐居士語錄》，CBETA, X 69, NO. 1336。
宋・釋真淨，《雲菴克文禪師語錄》，CBETA, X69, no. 1342。
宋・釋慧空，《雪峰慧空禪師語錄》，CBETA, X69, no. 1346。
宋・釋守端，《百雲守端禪師語錄》，CBETA, X 69, no. 1352。
宋・釋慧遠，《瞎堂慧遠禪師語錄》，CBETA, X69, no. 1360。
宋・釋宗杲，《普覺宗杲禪師語錄》，CBETA, X69, no. 1362。
宋・釋居簡，《北磵居簡禪師語錄》，CBETA, X 69, no. 1365。
宋・釋廣聞，《偃溪廣聞禪師語錄》，CBETA, X69. no. 1368。
宋・義青，《投子義青禪師語錄》，CBETA, X71, no. 1423。
元・釋熙仲，《歷朝釋氏資鑑》，CBETA, X 76, no. 1517。
宋・李遵勗，《天聖廣燈錄》，CBETA, X78, no. 1553。
宋・釋惟白，《建中靖國續燈錄》，CBETA, X78, no. 1556。
宋・釋悟明，《聯燈會要》，CBETA, X79, no. 1557。
宋・釋正受，《嘉泰普燈錄》，CBETA, X 79, no. 1559。
宋・釋惠洪，《禪林僧寶傳》，CBETA, X 79, no. 1560。
宋・釋普濟，《五燈會元》，CBETA, X80, no. 1565。
宋・釋祖琇，《隆興編年通論》，CBETA，X75, no. 1572。
宋・釋曉瑩，《羅湖野錄》，CBETA, X83, no. 1577。
明・朱時恩，《佛祖綱目》，CBETA, X85, no. 1594。
宋・釋曉瑩，《雲臥紀譚》，CBETA, X86, no. 1610。
宋・釋道融，《叢林盛事》，CBETA, X 86, no. 1611。
宋・釋圓悟，《枯崖漫錄》，CBETA, X 87, no. 1613。
金・釋志明，《禪苑蒙求瑤林》，CBETA, X87, no. 1614。
宋・釋惠洪，《林間錄後錄》，CBETA，X87, no. 16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宋・釋智昭，《人天眼目》，CBETA, X48, no. 2006。
明・釋一如等，《大明三藏法數》，CBETA, P181, no. 1615。
宋・釋祖詠，《大慧普覺禪師年譜》，CBETA, J01, no. A042。
唐・釋從諗，《趙州和尚語錄》，CBETA, J24, no. B137。
宋・釋正覺，《明州天童景德禪寺宏智覺禪師語錄》，CBETA, J32, no. B272。
宋・釋慧空，《雪峰空和尚外集》，《禪門逸書》第三冊，臺北：明文書局，1981 年，影印臺灣國家圖書館 1347 年典藏本。
宋・釋慧空，《雪峰空和尚外集》，京都大學谷村文庫典藏本（1347）。
宋・釋慧空，《雪峰空和尚外集》，京都禪文化研究所「福鳩文庫」典藏之明治四十三年（1910）石屏寫本之抄本。

二、古籍

先秦・莊子，《南華真經》，《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
西漢・毛亨，《毛詩》，《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
西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
西漢・揚雄，《揚子雲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6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78 年。。
東漢・王逸，《楚辭章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6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東漢・趙岐，《孟子注疏》，《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9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國・曹植，《曹子建集》，《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

西晉・郭象，《莊子注》，《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5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東晉・陶潛，《箋注陶淵明集》，《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

劉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

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

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

唐・李白，《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

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

唐・李德裕，《李衛公別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7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唐・杜甫《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

唐・姚思廉，《陳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年。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

唐・韋應物，《韋刺史詩集》，《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

唐・寒山子，《寒山子詩集》，《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

唐・趙璘，《因話錄》，《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3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唐・劉禹錫，《劉夢得文集外集》，《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
唐・盧照鄰，《幽憂子集》，《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
唐・韓愈，《五百家註昌黎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7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宋・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
宋・王稱，《東都事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8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
宋・朱熹，《晦庵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43-114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宋・宇文懋昭，《重訂大金國志》，《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8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25-32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宋・李光，《莊簡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2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93-90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宋・李彌遜，《筠溪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3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宋・計有功，《唐詩記事》，《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宋・祝穆，《方輿勝覽》，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宋・姜特立，《梅山續藁》，《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7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宋・范成大，《石湖居士詩集》，《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
宋・孫覿，《鴻慶居士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3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宋・陳師道，《後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1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宋・郭祥正，《青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16 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
宋・曾鞏，《元豐類藁》，《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9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宋・曾幾，《茶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3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宋元珍稀地方志叢刊甲編》第 4 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 年。
宋・范成大，《吳郡志》，《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8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宋・范處義，《詩補傳》，《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宋・程頤，《伊川易傳》，《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宋・陸游，《劍南詩稿》，《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2-116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宋．黃公度，《知稼翁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3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容、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宋．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
宋．黃裳，《演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2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宋．喻良能，《香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宋．潘永因，《萬首唐人絕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4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宋．歐陽修，《文忠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02-110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宋．張栻，《南軒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
宋．趙蕃，《淳熙稿》，《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宋．葉寘，《愛日齋叢鈔》，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
宋．蘇軾著，清．馮應榴輯注，黃任軻、朱懷春校點，《蘇軾詩集合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宋．魏了翁，《鶴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72-117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宋．釋居簡，《北磵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8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宋．釋契嵩，《鐔津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91 冊，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宋・釋重顯，《祖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91 冊，臺北 :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宋・釋惠洪，《石門文字禪》，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3 年。
宋・釋惠洪，《石門文字禪》，《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1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 年。
宋・釋道潛，《參寥子詩集》，《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
元・方回，《瀛奎律髓》，《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6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元・夏文彥，《圖繪寶鑑》，《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元・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10-61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明・史起欽，《福寧州志》，日本內閣文庫藏，萬曆 21 年，1593。
明・李賢，《明一統志》，《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72-47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明・唐順之，《荊川稗編》，《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53-95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明・陳應賓，《福寧州志》，《天一閣明代方志選刊、續刊》第 41 冊，上海：上海書店，1990 年。
明・黃仲昭，《（弘治）八閩通志》，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弘治二年（1489）刻本。
明・黃宗羲，《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汪森，《粵西詩載、叢載》，《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6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清・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6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清・沈辰垣，《御選歷代詩餘》，《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91-149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清・金鉷，《廣西通志》，《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65-56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清・金鋐，《福建通志》，《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27-53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清・厲鶚，《宋詩紀事》，《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84-148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清・穆彰阿等，《大清一統志》，《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清・顧炎武，《日知錄》，《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5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三、專書

王德毅等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77。
朱剛、陳珏，《宋代禪僧詩輯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
李之亮，《宋福建路郡守年表》，成都：巴蜀書社，2001 年。
李之亮，《宋福建路郡守年表》，成都：巴蜀書舍，2001 年。
李之亮，《宋代路分長官通考》，成都：巴蜀書舍，2003 年。
黃啟方，《兩宋詩文論集》，臺北：國家出版社，2021 年。
黃啟江，《北宋黃龍慧南禪師三鑰：宗傳、書尺與年譜》，臺北：學生書局，2015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黃繹勳，《雪竇七集之研究》，臺北：法鼓文化，2015 年。
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0 年。
張撝之等，《中國歷代人名大辭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臧勵龢，《中國人名大辭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1 年。

四、期刊論文

黃啟江，〈《雪峰空和尚外集》版本考論〉，《法鼓佛學學報》第 30 期，2022 年 6 月，頁 1-53。
黃啟江，〈杳杳寒山道——英語文化圈「寒山研究」的歷史回顧與簡評〉，《政大中文學報》第 36 期，2021 年 12 月，頁 5-68。

五、外文專書

Prostate, Jason. *The Poetry Demon: Song Dynasty Monks on Verse and the Wa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21.
Shahar, Meir. *The Shaolin Monastery: History, Religion, and the Chinese Martial Arts.*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日本・釋道忠，《禪林象器箋》，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 年。

六、網路資料

釋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網路版。檢索日期：2022 年 10 月 26 日。https://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 Analytical Discussion of Chan Master Xuefeng Huikong's "This-Worldly" *Gāthā*

Huang, Chi-chiang *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study of Chan Master Xuefeng Huikong's (1096-1158) "this-worldly" *gāthā*. By dividing these *gāthā*, or *jisong*, taken from the *Huikong's Xufeng Huikong chanshi yulu* and the *Xuefeng Kong heshang waiji*, into four categories, I analyze and discuss them to prove that they do not necessarily have any bearing on Buddhism or Chan, given that they were addressed to different people, events, and themes. Pointing out that they may or may not be concerned with Buddhism or Chan, I argue against the notion that *jisong* must always be concerned with Buddhism or Chan. Like Chan Master Huikong's "this-worldly" *jisong*, many pieces of other Chan masters' *jisong* were also composed in similar fashion.

Whereas Master Huikong's "yulu," or "recorded sayings," consist of merely some forty pieces of *jisong*, which is relatively small in number, his "waiji," or "outer collected works," consist of some 400 pieces of *jisong*, much more than the number of *jisong* composed by other Chan masters in their "outer collected works." The *jisong* in both Huikong's "*yulu*" and "*waiji*," comprises pieces that were addressed to non-Buddhist and secular scholars, lay persons, and common folk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sian Studies, Hobart and William Smith Colleges, US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is type of *jisong* is what is called "this-wordly" *jisong* in this article. As a type of verse similar to ancient style poetry and regulated poetry in form, it expresses both "other-worldly" and "this-worldly" views with the focus on the latter and cannot be considered inseparable, nor can it be indiscriminately generalized.

This article sets the first example of exploring Song Chan masters' "this-worldly" *gāthā*. It questions the validity of defining *jisong* and poetry in ancient style poetry and regulated poetry on the basis of common perception that *jisong* should be embedded with Buddhist or Chan elements. By discussing the realistic nature of Hui-kong's "this-worldly" *gāthā*, I also want to shed some light on the special approach adopted by Chan masters to build a communication network with non-church peopl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literary form in Chan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Song Dynasty.

Keywords: Chan Master Xuefeng Huikong, *waiji*, *yulu*, "this-wordly" *gāthā* or *jisong*, Song Dynas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